



873.55

529-3

Hamlet

~~Hanna~~

Hanna

—譯叙—

某莎翁學者拿莎士比亞所描寫的人物和易卜生所描寫的相比，謂『莎翁的人物遠觀之則風貌宛然，近視之是則筆痕狼藉，好像油畫一樣；易氏的人物則鬼斧神斤毫髮逼肖，然使人疑其不類生人，至少也僅是人類某一時期中的姿態，好像大理石的彫像一樣。』現在中國的美術館裏大理石彫像可搬來不少了。那麼再陳列一些油畫不更豐富些嗎？所以引起了我選譯莎翁作集的志願。

莎翁的作者生涯略可分爲四期：（一）習作期，（二）喜劇期，（三）悲劇期，（四）老成期。從二十四歲到三十一歲都是他的習作期；直到三十二歲作『威尼斯的商人』，纔發揮了他作劇的天才。自時而後，縱其如江如海如火如茶的才氣，草成無數世界文壇稀有的喜劇；以此受知於 Southamton, Essex 兩伯爵，及 Pembroke 侯爵：是爲第三期，莎翁最得意的時期也。^{現係第二相之誤}然曾幾何時，前日之保護者皆淪於慘境。S., E. 兩伯且坐謀叛一繫倫敦塔，一登斷頭台。莎翁自身也頗受嫌疑，又兼慈父見背，益憂傷抑鬱不能自聊，遂成第三期的各種悲劇，而「哈孟雷特」一劇尤沈痛悲愴爲莎翁四大悲劇之冠。讀 Hamlet

的獨白，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a question. 不啻讀屈子離騷。現代多「哈孟雷特」型的青年，讀此將作何感想？

我讀此劇原書在民國七年侍舅氏梅園先生居東京時，當時頗有彥譯之志，梅舅亦多所勉勵，望其有成。今譯本已成而梅舅則遭奸人慘害閱一週年了，唉！我拿了這譯本到那裏去告訴他呢？此譯曾在『少年中國』上發表過四場。譯完後細閱一過，發見錯處不少，今雖已細心訂正，然粗心之處恐仍不免。望海內師友不吝指教，俾於再版時訂正；那不獨是譯者與讀者的幸事，莎翁有靈亦當感謝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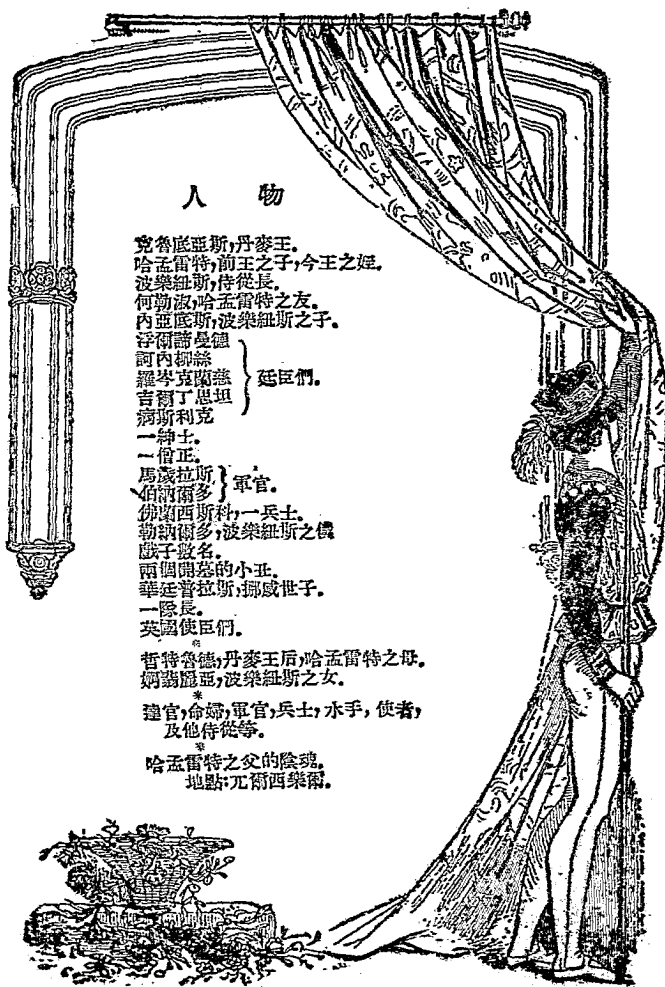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一年十一月九日 田漢

THE
Tragicall Historie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e,

By William Shake-speare.



人 物

克魯底亞斯,丹麥王。

哈孟雷特,前王之子,今王之姪。

波樂紐斯,侍從長。

何勃淑,哈孟雷特之友。

內亞底斯,波樂紐斯之子。

浮爾諦曼德

訶內柳絲

羅岑克蘭茲

吉爾丁思坦

濟斯利克

一紳士。

一僧正。

馬薩拉斯

伯納爾多

佛蘭西斯科,一兵士。

勃納爾多,波樂紐斯之僕

戲子數名。

兩個開墓的小丑。

華達普拉斯,挪威世子。

一隊長。

英國使臣們。

哲特魯德,丹麥王后,哈孟雷特之母。

妮爾麗亞,波樂紐斯之女。

達官,命婦,軍官,兵士,水手,使者,

及他侍從等。

哈孟雷特之父的陰魂。

地點:兀爾西樂爾。

哈孟雷特

第一幕

第一場 兀爾西樂兒。宮城前面的高台。

佛蘭西斯科在那里守衛。伯納爾多登場向他走來。

伯 那里是誰？

佛 嚇！你倒來問我；站住，口號！

伯 『萬歲』！

佛 伯納爾多？

伯 正是。

佛 你來得正合時候。

伯 剛打十二點鐘；你去睡罷，佛蘭西斯科。

佛 承你來換班真感謝得很；此地怪冷的，我站得討厭起來了。

伯 你守衛的時候還安靜嗎？

佛 連一隻耗子的響動都沒有。

伯 好呀，願你晚安。你若會了我那守衛的火伴馬歲拉斯和
兄

何勒淑兩人，請你叫他們趕快來。

佛 我髣髴聽見他們來了，——站住，喂！那里是誰？

何勒淑與馬歲拉斯。登場。

何 我們是本國的良好。

馬 丹麥王的忠僕。

佛 上帝賜你們晚安。

馬 啊，願你安好，忠良的軍人：誰換了你的班？

佛 伯納爾多代替了我。願你們晚安。 [退場。]

馬 喂！伯納爾多！

伯 哈，——甚麼，那里是何勒淑嗎？

何 有一點像他。

伯 歡迎得很，何勒淑。歡迎得很，好馬歲拉斯。

馬 甚麼哪，那個東西今晚又出現了沒有？

伯 我甚麼也沒有看見。

馬 何勒淑說那不過是我們一種幻想，他不肯信我們一連看見兩次的那個怪像；所以我邀他來同我們一刻不懈地守一通晚看，若是那個怪物再出現了，他可以證明我們的眼睛不錯並且可以和他說說話。

何 噓，噓，那是不會出現的。

第一幕 第一場

伯 你坐一會子；你那樣不肯信我們的話，讓我們把我們這兩晚所望看見的，再談給你聽聽罷。

何 好呀，我們坐下，聽伯納爾多談這件事。

伯 正是昨晚的事，當那在北極西邊的那月亮安排去照耀現在光輝着的那邊天的時候，自鳴鐘剛打一點；馬歲拉斯和我，——

陰魂登場

馬 靜！不要說話。你看，又從那里出現了！

伯 和先王陛下一個樣子。

馬 你是一個學者；你和他說說話，何勒淑。

伯 你看他不像先王陛下嗎？意注他，何勒淑。

何 像極了；這真是嚇煞人，怪煞人。

伯 他髻鬚等人家和他說話似的。

馬 你問問他，何勒淑。

何 你是甚麼鬼怪敢在晚上這個時候任意橫行，并且穿着丹麥的先王陛下曾經御過的華美威嚴的軍服？我敢命令你，說！

馬 你觸怒了他。

伯 你看，他一步一步的走去了！

何 停着！你說，你說！我命令你，說！

〔陰森過場。〕

馬 他去了，不答你的話。

伯 現在如何，何勒淑！你發起抖來了，面色也蒼白了；這難道不是幻想以上的甚麼東西嗎？你覺得怎麼樣？

何 憑着上帝說話，我若沒有我親眼看的真憑確據我也不會信有這回事。

馬 他不是很像先王嗎？

何 正和你很像你自己一樣：那一副甲冑，正是先王和野心的挪威王決鬪的時候所服用的；那一副怒容正是陛下當談判決裂之後在冰原上面撻伐乘橈的波蘭人那一回的樣子。這真怪哩。

馬 在這種萬籟俱寂的時候，用那種行軍的步伍，在我們衛門傍邊走過去的事，已經有兩次了。

何 這種行動到底有甚麼特別的用意，我可不知道；但是據我大概看起來，這一定主我國一種甚麼奇災異變。

馬 現在好，請坐，誰知道的，就請告訴我，近來爲甚麼要全國的人民晚上這樣緊張地嚴重地守備，爲甚麼每日要那樣鑄造銅礮，又從外國買軍械進來；爲甚麼每週的禮

拜日都不讓休息強迫那些造船的工匠作工；像這樣不分晝夜雷厲風行地準備，到底有一件甚麼大事快要來：誰能說給我聽呢？

何 我說給你聽罷；至少人家都是這樣傳述的。我們那怕現在還覺得音容宛在的先王他曾經和挪威王打賭，這是你們都知道的。那挪威王華廷普拉斯在我們先王面前誇口，先王大怒，便和他決鬪；我們武烈的哈孟雷特老王，威名蓋世，華廷普拉斯那里是他的敵手，當下就被他打死了；但是華廷普拉斯以法律和家名做保證，先立下了一條誓約，他的生命喪失之後，他所領有的疆土便悉數輸與打贏了的人了：那麼我們的先王當然也會把他所有的疆土之一半，打下賭來；若是華廷普拉斯打贏了，那疆土就會成了他的產業。可是華廷普拉斯的疆土畢竟依那同一張的誓約上明文的規定，歸了我們的先王哈孟雷特。現在先生們，火性未馴的少華廷普拉斯在挪威的邊疆各處，嘯集一班貪食好事的亡命之徒；這不在講——丹麥國的人誰都知道——他是想用強硬的手段和強迫的條件把剛纔說過的他父親所失掉的地方從我們手裏恢復轉去：現在我們國裏的人這樣的準備，我們這樣的警戒，和我

們全國上下這樣倉忙紛擾的根本原因恐怕就是爲的這件事情。

伯 我想或者畢竟爲的是這件事罷。那麼那個怪物裝着和這些戰爭問題先後有關係的先王陛下的樣子全身御着甲冑在我們衛戍的地方通過，也不爲無因。

何 一粒微塵可以蒙亂人家的心眼。在羅馬至高全盛的時代，當大猶禮亞斯凱撒被害的前幾天，羅馬的墳墓把租借人都跑掉了。那些裹着屍衣的陳死人，在羅馬街頭唧唧地亂叫：天上的星辰拖着火焰的尾巴，珠一樣的白露都變成一點點的血，日球中間也生了災變；就是她的勢力足以支配海神帝國的月亮也病的殘缺不完，髡髯達了世界末日似的：如今或者天地同時把那一樣的奇災的先兆，當作一種運命的先驅和將來事變的豫告宣示給我們的邦國和同胞也未可知。——可是細聲說，注意；看，那里又出現了！

陰魂又登場。

那怕着甚麼那，我也要去攔住他——停住，你這幻影；倘若你有甚麼聲音，或者能夠說話，你對我說；倘若有什么在你可以安心，在我不失爲功德的事要做，你也對

第一幕 第一場

我說；你若知道你的國家有甚麼幸而預先知道了便可以想法子避免的不幸，啊，你說！或者像人家傳說的，你生前把所得的不義之財埋在地下，死後你的靈魂還捨不得牠所以常常出來徬徨，——

〔鷄鳴。〕

也請你說；停住，請說！攔住他，馬歲拉斯。

馬 我可不可以用戟去打他？

何 打；倘若他不站住。

伯 在這裡！

何 在這裡！

馬 那怪物去了！

〔陰院退場。〕

他那樣尊嚴的態度，我們給他以強暴的表示，我們已經是錯了；那東西，就像空氣一樣，是傷不着的，我們在空中亂打了一陣更成了惡作劇了。

伯 鷄剛要叫的時候，他好像要說話似的。

何 他聽得鷄聲一叫，就好像犯了罪的人聽得一個可怕的召喚一樣嚇得戰兢兢的。我聽得人家說，鷄是報曉的喇叭，亢着他那嘹亮尖銳的喉嚨喚醒日神；他的警告一發，無論在海中的也好，火中的也好，土中的也好，空中的也

好，一切不安分的魔鬼都要捨命的奔回巢穴：我看了剛纔的情形可以證明他們所說的不錯。

馬 他真是聽得鷄聲一叫便消失了。有些人說每逢祝賀我們救主爺降誕的季節來了的時候，報曉鳥通晚不住的啼着：於是，他們說，甚麼精靈也不敢出外行走：每晚都安然無事，遊星也不作怪妖女也不捉人，就是巫婆也沒有禁咒的能力，那真是尊嚴福惠的時候啊。

何 我也聽得說過并且也信他一部分。可是，你看，那個朝日披着紅袍踏着那東方高岡上面的露珠走過來了，我們的警戒可以撤去了；但是據我說，不如把今晚我們看見的事情，去報告少哈孟雷特；因為據我看來，這個精靈雖然不和我們說話，或者會和他說話也未可知。我以為我們情誼上和責任上都應該去報告他，你們贊成不贊成呢？

馬 我們這樣做罷，^很我狠希望的；并且我知道今朝要到甚麼地方找他就最容易見着。

※ ※ ※ ※

第二場 宮城內大殿。

王，后，哈孟雷特，波樂紐斯，內亞底斯，拜爾詩曼特，珂內德絲，其

他公卿，侍從登場。

王 雖說朕的親兄哈孟雷特王的崩御，記憶還新鮮得很，朕應該把心腸浸在哀戚的淵裏，並且舉國的人都應該各把那兩道愁眉鎖成一字，但是，理智和情感交戰使朕一面以極賢明的悲哀追念先兄，一面却又不敢忘做國王的本分。所以髣髴以一種敗殘者的歡樂，——一隻眼睛合着笑，一隻眼睛垂着淚，喪禮中舉着歡宴，結婚宴上奏着哀歌，把哀樂兩樣東西等分的秤着，——把朕從前的嫂嫂現在朕的王后，這個軍國裏有王產承襲權的孀婦，娶做妻子；關於這件事情朕也會隨時廣詢諸卿的高見，多承諸卿屢進忠言。朕深為滿足。現在朕所要說的事，諒諸卿都知道的，就是少華廷普拉斯藐視朕的威嚴，或者以為朕親愛的先兄崩駕了，朕的國家也要四分五裂，他仗着這一種夢想的優勢，三番兩次派遣使節前來煩瀆，意欲朕把他父親，依法律的約束，輸與我勇敢的兄王的地方交還他。他的事也講够了。現在講朕自己的事，今天把諸卿召集到此，非為別事：因朕寫了一封致挪威王的國書在此，現在的挪威王是少華廷普拉斯的叔父，他老病連年，臥床不起，不大與聞他姪兒的籌畫，但是他姪

兒所課的稅所招的兵差不多全體都出自他的臣民；所以朕請他對於他姪兒此後的行動嚴加取締；現在朕派遣你，珂內柳絲賢卿，和你，浮爾締曼特，做這次修交老挪威王的信使，不過這次交涉你個人的權力不得超過這國畫細目中所定的範圍之外。那麼再見了，你們務必把這件事趕快辦好。

珂浮 } 這次的恩命固不待說，任有何事微臣等當得効勞。

王 朕深信兩卿的誠意；祝你們珍重。——

【珂浮兩人退場。

現在呢，內亞底斯，你有甚麼事呢？你對朕說過你有甚麼請求，却是甚麼事呢，內亞底斯？你對於丹麥王說有理由的話的時候，決不可含默；你請求的是甚麼呢，內亞底斯。你不問朕叫朕把甚麼給你呢？腦袋沒有比和心更親近的，手沒有比和口更相輔相助的，丹麥的主座對於你父親的感情就是這樣，你想要甚麼呢，內亞底斯。

內 微臣惶恐得很，敢求陛下鴻恩准其重遊法國；陛下即位大典臣當得表示做臣子的職分，所以由法國專誠歸了丹麥，但是現在，臣敢說，臣的職分已經盡了，臣的思想和願望依然傾向法國，所以不能不求陛下的恩准和恕宥。

王 你得了你父親的允許嗎？——波樂紐斯你怎麼說？

波 陛下，老臣本也不想教他便去，那里當得小兒三番兩次的苦求，最後也祇好在他的決心上大大地簽了一個可字；老臣敢乞陛下的恩准，讓他去罷。

王 你擇個吉日出發，內亞底斯；時間都是你的，願你的美德伴你隨心度日！——可是現在，我的姪兒同時又是我的兒子的哈孟雷特——

哈（傍白）比族人稍微親一點兒，可是還說不到親骨肉。

王 怎麼那些愁雲依然還懸在你的臉上呢？

哈 不然，陛下；我是曬多了太陽。

后 哈孟雷特愛兒啊，你快把那夜沉沉的臉色丟去，讓你的眼睛像朋友一樣的望着丹麥。莫始終用你那低垂的眼臉在黃土中尋你那高貴的父親。你知道那是很普通的事；一切有生之物都要死亡的，就是通過自然界向永劫裏去。

哈 兀，母親，那是很普通的。

后 既然如此，你又怎麼覺得好像很特別的呢？

哈 母親，好像！那里，硬是很特別的；我不知道甚麼是好像，好母親。真正能夠表示我的憂傷的，既不懂我的墨水色的外套，也不懂純黑色的喪服，也不懂故意吐出來的風

一般的長太息，不是，也不僅眼中橫流的河，也不僅臉上憂慘的表情，以及其他一切憂愁的形式，方法，儀容；這些真是「好像」，因為這是人人湏得來的把戲：但是我的心中另有表不出的悲哀；那些不過是這種悲哀的裝飾和衣服罷。

王 哈孟雷特你對於你的父親盡這樣哀傷的職分，可見你的天性純厚很可稱道：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父親也亡過一個父親，那亡過的父親，又亡過了他的父親；做後人的一時盡哀悼之禮，也是人子應有的情義：可是一味任性的悲傷，這便成了不恭順的頑固；成了非男子漢大丈夫的愁嘆；表示他的意志對於天為不正，表示他的心裏沒有定見，沒有忍耐，又表示他的理解力簡單而愚昧；因為我們既然知道這是必然的事情又是和其他接觸我們覺官的一切鄙俚之物一樣普通不過的，何以我們却偏要痴痴地把他放在心裏呢？蠢！這對於天，對於死者，對於自然都算是罪惡，就理性講來也非常不合；從來最普通的題目便是父親之死，自有第一個屍骸以來到今日，做父親的依然有死，這是「必然之理」。朕勸你把你那勸不轉的悲哀丟到地下去，認朕做你的父親；教世界上的人

都知道你馬上可以承襲我的王位，我對於你的愛之高貴決不下於慈父之對於其子，你的意思是想再赴威登堡大學去，但這最和朕的希望相反；朕望你，勉留此地，做朕眼前的鼓舞者和慰藉者，因為你既是朕的重臣又是朕的親姪，又是朕的愛子呀。

后 哈孟雷特，你莫使你媽空祈禱一場：我望你，和我們一塊兒住；不要上威登堡去。

哈 母親，我努力服從您的意思罷。

王 甚麼，這不是一個很愛悅和美的答覆嗎；此後和朕一塊兒在丹麥住罷。——御妻，請來；朕聽了哈孟雷特這溫順的自發的承諾，連我的心都微笑起來了：今天丹麥王不獨應該舉杯爲壽，祝賀這件喜事，并且非大放祝嘏昭告雲霄不可，上天知道了，一定也響應地上的雷霆，祝我們王家的喜事哩。——去罷。

〔全體退場但餘哈孟雷特〕

哈 咳！我安得把我這堅固的肉體溶，融，分解而爲露珠！我不知道永在之神何以要定那一條法規認自殺爲罪惡！上帝呀！上帝呀！我覺得這世間一切的事業不知道怎樣的厭倦，怎樣的凡庸，怎樣的平板，怎樣的無益！咳討厭！

討厭！這世界就像一個蔓草不除的花園，那些蔓草長的連實都結了；污穢的下賤的東西，蓬蓬勃勃地滿目皆是。但誰想便弄到這步田地！死後剛纔兩月；不然，還沒有，不滿兩月：那樣一個神聖文武的國王；拿他和現在這個相比，好像日神之於羊精；他那樣愛着我的母親，連天風都不許吹很了她的臉。天地呀！我非回想不可嗎？她當日時時要扯着他，就好像他越供給她，她的肉慾的增進越強盛一樣；可是，何以一月之中——我還是不想的好——咳！弱者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還不滿一月，乃至於她像賴阿碧夫人一樣滿身都是淚地送我可憐的父親的遺骸歸葬時所着的襪子還沒有舊：何以她，何以連她——上帝呀！就是那缺乏理性之論證的野獸，也要比她悲痛得久些——也居然和我叔父，我父親的兄弟，其和我父親不同正像我和赫克爾斯不同一樣的兄弟結婚。豈止沒有滿一個月？連她那副假淚的鹽水還留着紅痕在她那揉傷了的眼睛裏的時候，她就結婚了。這樣敏捷地跑向那親族相好的茵席上去，好邪惡的速力呀！這不獨不是好事，並且保不定會發生不好的事；——但是我真傷心因為我不能不深藏我的舌子。

第一幕 第二場

何勒淑 馬歲拉斯 伯納爾多 登場。

何 殿下福安！

哈 逢着你這樣健康我真高興得很：你是何勒淑君罷，——我或者忘記了你的名字。

何 殿下，小臣正是何勒淑，而且永遠是您的忠僕，

哈 老哥，我的好朋友；我和你對換那個稱呼罷：可是你爲甚麼離了威登堡呢，何勒淑？——那位是馬歲拉斯嗎？

馬 正是，我的賢明的殿下——

哈 我會了你很高興——（對伯納爾多）。老哥，來得很好。

——可是何勒淑，你當真爲甚麼要離開威登堡呢？

何 這無非偷懶罷，賢明的殿下。

哈 你的敵人是這樣說我都不會聽他的，何況你自己說你自己的壞話給我聽，那我更不會信；我知道你決不是偷懶的人。可是你到兀爾西樂兒來爲着甚麼事呢？你出發以前我們要請你來痛飲一遭。

何 殿下我是來看您父王的葬禮的。

哈 我勸你，不要哄我罷，窓友；我想你是來看我母親的婚禮的。

何 殿下，那真是隨後不久的事。

哈 節儉得很，節儉得很，何勒淑！把喪禮所用的燒烤肉冷冷地拿來在結婚席上喫。咳！何君，我情願在天上會我的血海仇人，不願意看那天那種樣子！我的父親呀！——我覺得還看見我的父親一樣。

何 哦，在甚麼地方看見的，殿下？

哈 在我的心眼中間看見的，何勒淑。

何 我見過他一次，他真是一代的英主。

哈 他之爲人，就把他放在人類全體中間來看，也再尋不出一個同樣的。

何 殿下，我覺得我昨晚看見了他。

哈 看見了？誰？

何 殿下，看見了您的父王。

哈 我的父王！

何 請您暫且不要驚慌，注意地清聽，讓我把這件怪事講給您聽，這幾位先生都是見證人。

哈 體着上帝的慈愛，讓我聽罷。

何 一連兩晚這兩位先生，馬歲拉斯和伯納爾多，當他們守衛，守到夜靜更深的時候，便遇着這件事情。有一個像您父親的鬼影，全身自頂至踵，嚴御着武裝，在他們的前

面出現，而且用那莊重的步法緩慢地，威嚴地在他們那嚇昏了的眼簾前一連通過三次，相隔不滿一瞥棍遠；那時候他們倆赫得幾乎像肉凍一樣；啞口無言地站着，也不敢向他說話。他們把這事暗地裏戰戰兢兢地和我說了；我第三晚便同他們一塊兒去守衛：那知道那鬼怪出現的時候，和他的樣子，都可以證明他們所傳的話句句確實，那靈魂果然來了。我一看便知道是您的父親；那一雙手沒有再像的。

哈 可是這靈魂在甚麼地方呢？

馬 殿下，在我們守衛的那個高台上。

哈 你沒有對他說話嗎？

何 殿下，我對他說了話；但是他沒有回答半句：不過有一次我覺得他抬起頭來，張眉舞目，像要說話似的；可惜正當那個時候，晨鷄忽然高叫起來了，他聽了這聲音趕忙躲開，他的幻影便從我們的視線中間消失了。

哈 這真是怪事。

何 回我榮譽的殿下，這件事是千真萬確的；我們覺得我們的責任表上寫着有告訴殿下知道的必要。

哈 不錯，不錯，諸位兄弟們，可是這件事使我擔心得很。

你們今晚還守衛嗎？

馬伯 } 守的，殿下。

哈 你們不是說那靈魂穿着軍服嗎？

馬伯 } 穿着軍服，殿下。

哈 自頂至踵嗎？

馬伯 } 從頭至腳，殿下。

哈 那麼你們沒有看見他的臉嗎？

何 呖，看見的；他把那軍帽前面的海狸皮捲起了。

哈 怎麼的，他是皺着眉頭的樣子嗎？

何 他那態度與其說他發怒毋甯說他含愁。

哈 臉色是蒼白的呢，還是紅的呢？

何 不紅，很蒼白的。

哈 他定睛兒望着你嗎？

何 一刻也沒有轉過眼睛。

哈 我可惜沒有在那里。

何 殿下若在那里一定驚訝得了不得。

哈 也許，也許。他停留的時候久嗎？

何 恰當一個人用粗黨的快慢數到一百的時候那樣久。

馬伯 } 還要久些，還要久些。

何 但是我看見他的時候，祇有那樣久。

哈 他的鬚鬚是灰白色——不是？

何 和先生在生時我所見過的一樣，黑色中間雜着些雜白色。

哈 我今晚要去甲望，或者他依然會走出來。

何 我敢保證，他一定會出來。

哈 若是他果然裝着我高貴的文親的樣子，那怕那地獄會張開口不許我作聲，我也定要和他說話。我奉求你們諸位，若是你們到現在還沒有把這個光景對人家說過，那麼仍舊請你們守靜沈默，就是今晚無論有什麼事情發生，你們也只可心裡知道，不可拿起嘴來說。你們的好處，我總有報答的時候，那麼再見吧。今晚十一點鐘和十二點鐘之間，我到高台上來會你們。

全体 我們當謹盡對啟下的責任。

哈 我們互相友愛着，再見。

(一齊下場，單剩哈孟雷特一人)

我父親的靈魂披着甲冑！一切都不吉祥；我疑這中間一定有什麼醜惡的行為，夜晚趕快來吧！我的心靈啊，你耐性先生着，等那時候到來；黑幕終先要揭穿的，那怕全地球把他壓着，不許人類的眼睛看見。

(退場)

米 米 米 米

第三場 波樂紐斯之一幕

內亞底斯與阿爾羅亞登場

內 我的必需品都送上船去了，再見罷。可是，妹之呀，有颶風的時候，便有便船的時候，請你不要貪眠，多寫信給你的哥。

姬 你還疑那件事麼？

內 因為哈查雷特那私軀化的恩寵，祇能當他是一時的高興和少年的血氣的遊戲，就好像小陽春暖中一朵紫羅蘭，雖然開得早些，却不能長保，雖然長得鮮美，却不能經久，芬芳實樂都是一剎那間事，再沒有別的了。

姬 此外再沒有別的麼？

內 你莫管他，此外有什麼，因為自然的增長，并非專長筋力和體軀，等到全身長了，心靈的內的作用，也隨之增大，他現在也許真愛着你，也許現在沒有什麼污垢和詭譎來玷污他的德意，但是你不可不防的，就是他的身份是金枝玉葉，他的意志也不是他自己所得而有，因為他是他的身份的奴隸，所以他怕難像寒賤之士一樣，自己開拓自己的命運，他之選妃關係全國的安危，選擇的時候既要受輿論的

限制，又要經盲目的裁可，所以假如他說他愛了你，像他那樣特別行動特別地位的人，你雖再蠢也不要信他的話能見諸吳行丹麥全國的輿論者不贊成，他的話就不作用了。若是你用太輕信的耳朵，听了他那詩歌一樣的話，或是為他那縱情任性的苦求所動，失了你的心，乃至失了你那珍貴一般的節操的時候，你量一量你所受榮譽上的損失有多大。你要戒懼阿翡麗亞，你要戒懼我的親愛的妹，你要伏在你的熱情的後營裡面，躲開那情慾的射擊和危險。那怕極貞靜的姑娘，若是讓明月窺了他的長朋，都要真像沒有規矩的。那怕是淑德的化身，也每每逃不開誹謗的打擊；陽春的花兒，於含苞未放的時候，便為毛虫所侵蝕，也是極常有的事。在我們朝霞映彩，白露流球的少年時代，也最怕的是傳染的毒症，所以你要謹防，最安全的方法，只在戒慎恐懼裡面，少年時代每容易對於自己的謀反，那怕沒有一個人去誘惑他。

我把哥你的教訓當作我心理的警衛，常保存他的效力吧。可是好哥，您且莫學那些沒品行的牧師一樣，指示人一條險峻的荊棘的上天堂的路，而他自已却好像一個驕矜疏放的花公子一樣，走着一條幽連荒亡的，像滿風

直連着一般的道路，全不管他自己對人家說的什麼話
波 啊！你不必替我擔心吧，我已經要動身了，但是我的父
親來了

波樂紐斯登場

兩回的所待便是兩重的禍患，第二次辭行真是滿坐的喜
事

波 你還在此地，內亞底斯！上船去，上船去，你真可笑！你看
好風，坐在你那征帆的肩頭，滿船人都在等你，好呀，祝你
一路平安！可是我還有几句教誨你的話，你要切記，你心
裡有什麼思想，口裡不要說出來，不合規律的思想，切不可
見諸行爲，對於朋友只可交好，不可狎邪，朋友中有認爲
可交的，就要用鋼鉤子把他們捉來，放在你的靈魂上，可
是對於那些剛孵化，還沒有生羽毛的相識，就不必過於
周旋，把你手寧的皮握粗了。注意莫入是非之場，但是一入
了，便要叫對手知道你的斤兩，無論誰的話耳鼓，可任他們
打，但口河決不可爲他們屈，什麼人的意見都可以領教，
但總莫替人家裁判，囊裡有錢的時候，衣服穿的合式一莫
也不要緊，但不要過於時髦，闊綽可以，但不可過於華

麗，衣服每可以表章人格。這在法蘭西的上流社會裡是再考究再內行沒有的。關於銀錢，你既不可作借者，也不可作貸者，因為貸款給人家，每把本錢和朋友都失掉了，而借錢進來每把儉的鋒銜弄鈍了。最後還有一項要緊的話，就是你對於自己要忠實，隨着的一件事，像晝之與夜一樣，就是對於別人不可虛偽。再見了，你可把我這些祝福的話長放在心裡考慮考慮。

內 父親，兒子就此告別了。

波 時間已經快要到了，你去罷，你的聽差的等着你呢。

內 再見，阿翡麗亞；我對你所說的話你都要好生記着。

阿 哥之所說的話，我鎖在我的記憶裡面了，你自己把那鑰匙收管着吧。

內 再見 (退場)

波 是什麼一回事，阿翡麗亞，你哥之所告訴你的？

阿 承爹之下問，那是關於哈孟雷特殿下的事情。

波 哈之，那正留心的好，人家告訴我說，他最近常之和你密會，你自己對於他的話也非常聽從，全不加什麼思考，若是這話是真的——因為有人告訴我要注意——我告訴你說你全不懂你自己是我的女兒，并且是一個千金小姐。你兩人

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你說真話給我聽。

娟 他呀，爹。他回來對我立了許多疼愛我的盟約。

波 疼愛！笑話！你說話真像一個未出閨門一步的女孩子，陷在絕地的中間還不自覺。你信不信他那盟約呢？

娟 爹。我也不知道如何想法才是。

波 哈哈，我告訴你吧。我看你真是一個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你把他那盟約當作可以兌現的真紙幣一樣。你還要把你自己更看重些，否則——不是說再好——你會把我當傻子了。

娟 爹。他對我呀。絮絮說愛情的時候，像是很莊重的模樣兒。

波 呢，謂之曰“模樣兒”也可以，說下去，說下去。

娟 而且，爹。他幾乎發了一切神聖的誓，來証實他的話。

波 呢。那正是捉竹雞的網。我知道人當熱血沸騰的時候，人的精神怎樣的縱着舌頭亂發盟誓，女兒啊。這些惶惶的燃着的東西，每先多熱火，那怕剛才和你約束得很好，一轉眼間也許熱退光消，你絕不可把他當作真正的大看，那是做成的啊。以後謹守閨門，不要大和人家見面，把你那會談的價值抬得比下給兩軍會議的勒令還要……

高。因為你要曉得哈孟雷特殿下，年紀又輕，天給他行動自由的韁繩，又比給你的長：一言以蔽之，婀翡麗亞，你莫信他的盟誓，因為盟誓是最善誘惑人的掮客，看他衣服上的色彩髣髴很光豔動人，其實是勸人為惡的，就像那誘良為娼的龜婆一樣，口裏何嘗不說的堂皇冠冕呢。總之；簡單說起來，從今以後，那怕一刻的工夫我都不願你破費了去和哈孟雷特殿下說話。我吩咐你，你應該記着；好去罷。┆

啊 爹爹，我服從您。

〔退場。〕

* * * *

第四場 高登

哈孟雷特，何勒波，馬塞納斯登場。

哈 這風像刀子似的刺人；冷的很啊。

何 這風真像剪着我們，咬着我們似的。

哈 現在幾點鐘了？

何 我想還不到十二點鐘罷。

哈 不，已經打了。

何 哦？我沒有聽得。那麼那個陰靈常常出現的時候快要到了。

〔內面喇叭大緻之聲大作。〕

這是爲什麼事，殿下？

哈 國王今晚安排作長夜之飲，大家在那裏笑笑嬉嬉地喝酒，顛顛狂狂地跳舞；國王每喝一杯萊茵酒的時候，侍衛們便打起銅鼓，吹起喇叭，替他奏酒戰的凱歌。

何 這是此地的風俗嗎？

哈 玩，是的；但在我看起來——雖說我是這一國的人并且看慣了這種樣子——這種風俗與其遵守他不如破壞了他倒體面些，爲了這種愚笨極了的酒戰，我們丹麥人不知道受了東西各國人多少的譏彈詬病：他們罵我們做酒鬼，還有一種粗鄙不堪的話傷我們的名譽，我們丹麥人的功業不可謂不偉大，然爲這件事情簡直把國品的髓質都失掉了。這在某一種人也常常有這樣的事，假令一個人有甚麼性格的缺憾，就是生性不好——性格既然是生成的當然不是他們的罪。——却又把他那種壞性格增長幾分，把理性的範圍超出幾步，或是性情乖僻太不合時宜，我說，這種人無論他別有甚麼比仙女還要純潔比我們所經驗的更無限的美德，祇要他把這種自然的制服，運命的星宿似的瑕疵的印號始終打在身上，那麼在一般的非難聲中

第一幕 第四場

他的美德也要被那種特別的瑕疵腐蝕起來：一星星的弊病，每每使人家疑他一切的美質都是壞的。

何 殿下，看，來了！

陰魂上場。

哈 天使啊，仙女的侍者啊，守護我們！——我不問你是保安的神明，或是造孽的魔鬼，你是從天堂乘着神風，或從地獄裏帶來妖氛，我也不問你的來意是邪惡的還是慈善的，你既然以這一副可疑的樣子來到這兒我要和你說幾句話：我叫您做哈孟雷特父王；阿，至尊的丹麥王啊，答應我的話！莫讓我被疑雲漲破了；您告訴我，何以您那裝殮得好好的聖骨會從壽衣裏破裂出來；何以那把您埋葬得安安穩穩的墳墓會張開他那大理石的巨顎，依然把您吐出來。爲什麼您，這個死屍，穿着全身的甲冑像這樣重遊於月光之下，把夜晚弄的非常可怕；使我們自然的呆漢被那種人智所想不通的觀念嚇的心驚膽顫呢？您說，這是什麼原故？爲着什麼事？您要我們如何做？

〔陰魂以手招哈。〕

何 他在那里招您同他去，像有什麼話想單和您說似的。

馬 您看，他用何等溫文有禮的動作招您到一個更遠地方去：

但是您決不可同他去。

何 無論如何，不可同他去。

哈 不去時他不會說話；那麼我跟他去罷。

何 不要去，殿下！

哈 爲什麼不要去；有什麼可怕？我並沒有把我的生命看得針一般重；我的靈魂既然和他一樣的不滅，那麼他又何害於我？他又在那里招我去；我跟他去罷。

何 殿下！假令他把您引誘到河海裏去，或是到那山麓凸出海中間的懸巖的絕頂上去，到那時候忽然裝出一個甚麼嚇煞人的樣子，把您的理性的主權奪去，使您發狂，那可怎麼樣？請您想一想；我們若從那懸崖的絕頂俯瞰着千尋的海底，聽着那腳底下怒吼的濤聲時，就沒有甚麼別的動機，也可以使一切人的腦筋裏起一種絕望的幻想。

哈 他還在那里招我，——走；我跟您去！

馬 殿下，不要去。

哈 放手！

何 不要被他惑了；不要去。

哈 我的運命在那里絕叫，我全身極小的脈管都像尼羅獅子

的筋絡一樣的堅牢。他還在那里叫我，——朋友，放手！上帝恕罪，妨碍我的人，我使他也要變鬼，我說，你們走開！——走；我跟他去。

〔陰魂與哈皆退場。〕

何 他弄得精神錯亂不顧危險了。

馬 我們跟去罷；我們不宜是這樣服從他。

何 且慢。——這將來成個甚麼結局？

馬 我們丹麥國一定有甚麼壞事。

何 萬事由天罷。

馬 好，我們跟他去。

〔退場。〕

※ ※ ※ ※

第五場 高臺之別一部分。

〔陰魂與哈孟雷特登場。〕

哈 您要把我引到那里去？說，我不能再走遠了。

陰魂 聽我說。

哈 我聽。

陰魂 我非委身於痛楚的硫黃火焰中間不可的時間差不多又要到了。

哈 阿，可憐的鬼魂！

魂 你不必憐憫我，你祇認真地聽我所要說的話。

哈 請您說；我用心的聽。

魂 聽了之後你要替我復仇！

哈 甚麼事？

魂 我就是你父親的陰魂，祇有晚上纔許我徬徨幾時間，一到日裏便把我關在焦熱地獄中間受飢餓之苦，要等到我在陽世所犯的罪孽都燒淨了纔得超升。但是地獄中間的秘密我沒有告訴你的自由，我若是有這種自由，祇要隨便幾句話便可以使你的靈魂慘痛，使你的青春之血結冰，使你的兩個眼睛，星斗似的，從他們的軌道裏躍出來，使你那結攏來的捲髮像毫猪發怒時的刺似的一根根倒豎起來：但是這一種永劫的秘密，不能洩露到血肉的耳朵裏去。聽，聽，阿，你聽！你若真有愛你父親之心——

哈 阿上帝啊！

魂 當替你父親復這種極卑劣極背天理的弑逆之仇。

哈 弑逆！

魂 無論什麼有名的弑逆，沒有一樁不是卑劣的；但是要算這次的弑逆最卑劣，最奇怪，最背天理。

哈 您快些告訴我，我插着比冥想和戀慕還要快的翼翅飛去

替您報仇。

魂 我知道你一定要急急地報仇；若這還不足以刺戟你，那麼你簡直比安安靜靜結根於『無懷川』裏的肥草還要鈍感些。那麼，哈孟雷特，你聽：據他們發表，說我睡在園裏被毒蛇咬了；全丹麥人的聽官都為這種偽造的死因所騙；但是你要知道，高貴的少年，那敲掉你父親的生命的毒蛇現在戴着你父親的王冠呢。

哈 我的先知的靈魂！是我的叔父！

魂 哼，正是那富於蠱惑的機智，和叛逆的才能的通姦亂倫的禽獸——阿，他那種邪惡的機智和才能好富於誘惑之力！乃至我那很像貞潔的王后的意志都為他那可恥的淫慾所動；阿，哈孟雷特，這是何等悖德的事情！我對她的愛情何等尊嚴，自始至終和大婚式那天對她所發的誓言一般，手挽手地過着，她却捨了我去從那才德萬不及我的惡棍！本來貞婦那怕淫慾變作天神來媚她，她也不為所動，淫婦雖鎖在神光赫耀的天使底下，也會坐在天牀上抓肉屑喫。但是，低聲！晨風吹起來了；讓我簡單地說罷。我有一個習慣每天午後好在花園裏午睡，那天我正在花園裏睡熟了的時候，冷不防你的叔父，拿着一小瓶受咀咒

的烏木汁，偷到我的身邊，把那種污穢的毒汁，輕輕地倒在我的耳朵裏；這種毒汁的效力和人的血液有譬，像水銀似的一會子就要通過全身的大門小徑，用一種陡然的氣力把新鮮的血流，像牛乳中間放了一滴醋似的，凝結起來：如是我的血流就遇了這樣的仇敵；我那潤滑的皮膚上登時起了無數的泡疹，那種污穢得難看的瘡疤，就和害着癩病的沒有兩樣。如是我的生命，我的王冠，我的王后，就一旦於夢寐之中，落在兄弟的手裏；而且我當罪孽的盛期便遭摧折，聖餐也沒有吃，懺悔也沒有行，臨終的油也沒有塗，眼也沒有結，便把這戴着滿頭罪過的我拖到神前算賬，阿，可怕！阿，可怕！可怕極了！你若是真有孝心，此讐萬不可忍而不報；莫讓丹麥王室的御牀成了禽獸宣淫的臥榻。但是你仇可報，心不可污，又無論如何決不可加害你的母親；任天去罰她，良心的刺去戳她螫她罷。那麼，你好生保重！螢火蟲的微光漸漸蒼白起來，清晨快到了；保重，保重！哈孟雷特，要記得我。

〔退場。〕

哈 阿，一切天上的神啊！阿，地神啊！還有甚麼？連地獄的惡魔也叫來嗎？阿，蠢東西！我的心啊，把牢，把牢：

我的筋肉啊，你也不要速老了，把我堅持下去。『你要記得！』你這可憐的鬼魂，我這澎湃的腦海中間祇要還漂着一葉記憶的孤舟，我會忘掉你的話嗎？『你要記得！』好，我從此把我的備忘錄中間少年時代見聞所及的一切瑣屑愚劣的記錄，一切經籍上的格言，一切形式，一切過去的印象都措抹得一字不留；單單地把你的命令留在我腦筋的書卷裏罷；是的，我對天發誓！阿，惡毒極了的婦人啊！阿，惡人，惡人，笑裏藏刀的惡人！哼，最好記在備忘錄上面，世間上有可以滿臉堆着笑，而做這樣逆天背理的事的惡人；至少我敢信丹麥國有這樣的實例——〔寫着〕好，叔父，我寫在這里了。——現在寫那囑咐我的話了；那是『保重，保重！要記得我。』好，我對天發了誓。

馬 }
何 } 〔在內〕殿下，殿下！

馬 〔在內〕哈孟雷特殿下！

何 〔在內〕上帝保佑他！

哈 讓他去也好！

何 阿，阿，殿下！

哈 喂，喂，你們到這兒來。

何勒淑，馬歲拉斯登場

馬 我的尊貴的殿下，怎麼樣了？

何 殿下，有甚麼奇聞？

哈 阿，怪極了！

何 好殿下，告訴我們。

哈 不；你會告訴別人。

何 殿下，我發誓不告訴別人。

馬 殿下，我也不。

哈 那麼，你們怎麼說；這樣的事會是人心想得到的嗎？——
——但是你們能守秘密？

何 } 能，有上帝作證，殿下。
馬 }

哈 全丹麥國裏所住的歹人沒有一個不是大惡漢。

何 殿下，這也不待九泉的幽鬼來告訴我們。

哈 哼，不錯：你說的不錯；所以我們不必再講虛文，還是各人握手作別的好；因為各人有各人的職務和欲望，所以你們各人盡你們的職務，滿足你們的欲望去；——至於我呢，回去做禱告去罷。

何 殿下，您怎麼說這些愉快圓滑的話呢？

哈 剛纔這些話對不住你，我真是抱歉得很，的確抱歉得很。

何 殿下，這沒有甚麼對不住。

哈 巴特利克上人鑒臨，我的確對不住你，但是，何勳淑，世間更有對不住人的事情！我告訴你們，剛纔我們看見的那個幻影是一個正直的靈魂；你若想知道我和那靈魂說了些甚麼話，便請你把這種知識慾嚴加約束的好。那麼現在好朋友，你既然是我的朋友，又是一個學者，又是一個軍人，望你依從我這一個要求。

何 甚麼要求呢，殿下？我們一定是依從的。

哈 就是今晚你所看見的，決不可使人家知道。

何 } 殿下，我們決不使人家知道。
馬 }

哈 但是你們要發誓。

何 殿下，我憑着神明，決不告訴人家。

馬 殿下，我也是一樣。

哈 你們當着我的劍發誓。

馬 殿下，我們已經發誓了。

哈 請你們當着我的劍發誓，請你們。

魂 [在下]發誓。

哈 阿，哈，孩子！你也那麼說嗎？你在那里嗎，誠懇的人？
來——你們聽這地窖中間的人也是那樣說——快發誓。

何 那麼殿下要我們如何發誓。

哈 當着我的劍發誓。永遠不說你們今晚所看見的事情。

魂 [在下]發誓，

哈 嚇，到處都有人嗎？那麼我們遷地方罷——朋友們，到
這兒來，把你們的手放在我的劍上，當着我的劍發誓，
永遠不說你們所聽見的事情。

魂 [在下]發誓。

哈 老土龍先生，你說得好！你掘土掘得這樣快嗎？你很有
以做一個工兵——好友們，我們再遷地方。

何 阿，日月啊，這真是一樁大怪事！

哈 那麼你們祇做個外鄉人來聽我這件怪事。何勒澈，天地
之間盡有許多你們的哲學夢想所未到的事情。可是，到
這裡來；我說你們如果能照先說的一樣，上帝必降福你
們，此後無論我做一個什麼奇特的樣子，——因為此後
我的性格上面許為便利計帶幾分怪誕的色彩，——在那
個時候，你們看了我萬不可是這樣又着手搖着頭，或是

第一幕 第五場

說這些可疑的話，像『哼，哼，我知道』哪，『我們要說出來時也不難說出，』哪，『若是說出來也不要緊時』和『若他們如是，那麼便如何』這一類的曖昧語調，來表示你們清白我一切的內情：你們若能够不是這樣做，那麼你們若有危難之處上帝一定能保佑你們，發誓。

魂 [在下]發誓。

哈 安心，安心，煩急的陰魂啊！ [何馬二人吻哈劍柄發誓。

好，朋友們，我以滿腔的熱情為贊，介紹我於兩君；哈孟雷特雖是這樣一個庸人，祇要上帝給我以緣決不少表示對於兩君的友愛的機會。我們一塊兒去罷；我還是請你們把手指抵着嘴唇。[傍白]時代反常了；——阿，受咀咒的仇怨啊，不想我是為撥亂反正而生的！——好，來呀，我們一塊兒去罷。 [皆退場。

第二幕

第一場 波樂紐斯邸之一室。

波樂紐斯和勒納爾多登場。

波 勒納爾多請你把這點錢和這些信件交給他。

勒 是，閣下。

波 好勒納爾多，你去訪他之前最好把他的行為打聽打聽。

勒 閣下，我也是這樣想。

波 哼，說得好，說得很好。那麼你先問巴黎有沒有這樣一個丹麥人，叫做甚麼名字；他是怎樣過活的，住在甚麼地方；和一些甚麼人交際，要多少費用；是這樣迂迴曲折地問時，若那人知道我的兒子，那麼你便比直截問人家更容易達你的目的：你祇當不深知他的人一樣，是這樣說，『我知道他的父親和他的朋友，就是他的事我也略微知道一點。』你懂了嗎，勒納爾多？

勒 我懂了，閣下。

波 你可以說：「我略微知道他一點；可是不深知他，假如他就是我所說的人，那麼他很狂放并且耽于」甚麼甚麼遊樂：這時你可以隨便捏造些話去說他；不過不可說到

損傷他的名譽的程度；這點要注意；像「遊蕩」哪，「疏狂」哪，和其他通常的過錯，一般認為豪縱少年的伴侶的，就說了也不要緊。

勤 那麼「賭博」呢，閣下？

波 那當然可以，其他像「喝酒」，「舞劍」，「罵座」，「鬪狠」，「宿娼」；你都可以說。

勤 閣下，照那樣說不會傷他的名譽嗎？

波 不會；說的時候你可以斟酌。你決不可說他別的壞話，像「輕薄子」之類；因為那不是我的本意：你祇巧巧妙妙地把他的過錯說成一般少年極易犯的自由豪放的弊病，像烈火似的心腸爆發時的光芒，和沒有馴服的血球奔騰時的狀態一樣就好了。

勤 可是，賢明的閣下，一

波 你為甚麼要是這樣說呢？

勤 正是，閣下，我正要問您。

波 好，我的意思是這樣的：而且我深信這是很合理的方法。你，正像製作中的物品偶然弄壞了一點兒似的，把這些小污點加在我的兒子身上，那麼和你說話的那個人若是看見你所說壞的那個少年犯了你豫先命名的那些過失，他

一定接着你的話是這樣說：「老先生」或是「朋友」或是「紳士」，這是依那人的身分國俗而異的。

勒 不錯，閣下。

波 如是嗎，他就一他就一我要說些什麼話？這真是，我正要說甚麼話的；我說到那裏來了？

勒 正說到『接着你的話這樣說，』和「朋友」擲「紳士」哪：

波 說到『接着你的話』，哦，是的；於是他便是這樣說：『我知道那位紳士；我昨天還看見他』，或是『前天看見他』，或是『某天某日，同着些什麼人，像你所說的一樣，在某處賭博，在某處酗酒，在庭球場和人家打架；或是說『我看見他進了這樣一個舖子，』就是說進了一個娼家，或是其他什麼。這麼一來，你的虛偽的釣餌，便得了真實的鯉魚；所以我們這些富于智謀方略的人總是用傍敲側擊法，由間道攻本城的：那麼你就用我先說的那個法子去打聽我的兒子的事。你懂了沒有？

勒 閣下，我懂了。

波 那麼上帝保佑你；祝你一路平安。

勒 願閣下福體康健。

波 你自己也可以觀察他的志向。

勒 是，閣下。

波 你讓他唱出他的腔調來罷。

勒 是，閣下。

波 祝你一路平安！

〔勒納爾多下場〕

阿翡麗亞登場。

怎麼樣，阿翡麗亞！甚麼事？

阿 嗚呀，爹爹，爹爹，真把我嚇壞了！

波 被甚麼嚇了，你到底？

阿 爹爹，我在房裏縫綉的時候，祇看見哈孟雷特殿下衣也不扣；帽子也不戴；襪子弄的骯骯髒髒的，又不繫帶子，像腳鐐似的垂在腳跟上；臉色和他的襯衫一樣的灰白；兩個膝頭互相敲着；那一副怪可憐的樣子就好像剛從地獄裏放出來說那些可怕的事的人似的，——一直走到我的面前來。

波 他是爲愛你發了狂嗎？

阿 爹爹我不知道；但是我真是怕極了。

波 他說了甚麼話？

阿 他把我的腕兒緊緊地握着不放；然後退到他的手臂全長的地方，把那一隻手這樣地遮着他的眉頭，目不轉睛地

望着我，好像要畫我的肖像似的。是這樣站了好久；最後把我的手臂輕輕地搖了一搖，又把頭是這樣上下地點了三點；發出了一聲怪可憐的，深深的嘆息來，好像他的玉體要碎了，生命要盡了的一樣：這樣嘆了一聲之後，他纔放手；他還把頭轉到肩頭上，好像不要眼睛走路似的，因為他既不假他們的幫助出了門，到最後還轉着他們的光望我。

波 來，同我去；我要找國王去。這就是戀愛的熱狂，這種激烈的熱狂性既可以破壞戀愛的自身，同時可以引起人的意志去幹那些不顧利害的事情。這和世間一切的熱情一樣總是苦惱我們的性情的。我真是抱歉，——怎麼哪，你近來沒有對他說甚麼難受的話嗎？

烟 爹爹我沒有說甚麼話，不過依您老人家的嚴命，把他寫給我的信都還了他，並且不要他接近我。

波 那就是使他發狂的原因，我深恨我沒有用較善的注意和判斷去觀察他。我恐怕他出於一時的兒戲，使你生出百年的恨事；但是我這種猜疑之心真是該罵！老年人之過慮和少年人之沒有遠慮同是不中用的。來，我們見國王去：這非告訴他不可；我們把這樁戀愛的事告訴了國王也許

招國王的憤怒，但是若秘而不宣一定要引起更多的悲哀來呢。 [下場]

※ ※ ※ ※

第二場 城內之一室。

王，后，羅岑克蘭慈，吉爾登斯坦，及侍從等登場。

王 歡迎得很，親愛的羅岑克蘭慈和吉爾登斯坦兩君！朕久就想會你們，恰逢有用你們的必要所以趕緊把你們請來。關於哈孟雷特「變態」一事光景你們也略有所聞；我叫他做「變態」，因為他的內部生活和外部生活都前後判然不同了。使他的精神這樣錯亂的，除掉他的父親之死以外，我夢想不出別的原因。你們兩人小時候既然和他一塊兒長大的，對於他的少年情性當然知之甚悉，所以我把兩君請到我的宮庭裏小住；哈孟雷特有兩君作伴既可以引他愉快，又可以趁着各種機會尋出他那為朕所不知道的煩惱的原因，知道了他的病因朕也好講治療的法子。

后 兩位先生，哈孟雷特常常講起兩位的事；我敢信世間上沒有比兩位再和他意氣相投的。若承兩位的高情厚意在我的宮裏盤桓，幫助我們如了這個願，那麼你們這次來朝當得一與國王的贈品相當的酬謝。

第二幕 第二場

羅 兩陛下大權在握，有用臣等的地方便請命令，至於敦請實不敢當。

吉 臣等兩人都願服從鈞旨，不顧犬馬之軀，竭其駑駘之力聽兩陛下的自由驅遣。

王 多謝，羅吉兩君。

后 多謝，羅吉兩君：并且請你們倆即時去看我那前後判若兩人的兒子。一去，你們中間誰帶着這兩位到哈孟雷特那裏去。

吉 天啊，使我們的訪問和計劃於他愉快而有益！

后 是，阿們！

(波與羅對聲協) [羅吉兩人及侍從數人下場]

波 陛下，出使挪威的使臣們喜喜歡歡地歸了國。

王 你依然是個「報喜信的老頭兒。」

波 陛下，是的嗎？聖主，要知道老臣對於上帝也好，對於陛下也好，總以保持靈魂的態度來保持責任；我覺得搜查別的事我的頭腦或者不能像昔日那樣的敏捷，至於此次哈孟雷特殿下發狂的原因我却查得了。

王 阿，你說；我正想聽。

波 先請陛下引見使臣們；這個吉報可作前次大讌席上的菓

品。

王 你自己可以優待他們叫他們進來。一

〔波諾紐斯下場。〕

親愛的御妻，他說他已經把你的兒子煩悶的主因查出來了。

后 我疑這個主要的原因總不出他父親的死，和我們太快的結婚。

王 哼，讓我糾正他。——

波樂紐斯帶着浮爾諦曼特和訶內勃絲再登場。

好友們，歡迎得很！喂，浮爾諦曼特，我們的兄弟挪威王怎樣答覆的呢？

浮 答覆得異常誠懇。臣等第一次謁見他的時候他就派人去鎮壓他姪兒的軍隊，他最初以為他是征波蘭的，及至仔細調查，纔知道真是侵犯陛下的：所以他非常憂懼。自慚老病無能弄出這樣的事來，即刻對於華廷普拉斯下了一道捕縛令；華廷普拉斯也不敢反抗，敬受挪威王的斥責，併當着他的叔父發誓，再不敢與兵動衆侵犯陛下。挪威王歡喜得很賜他三千克郎的年費，許他移現在所召的兵去征討波蘭；這裏還有一封請求書，

〔取一紙呈王。〕

請陛下許他平和地通過丹麥的國境達他遠征的目的，關

第 二 幕 第 二 場

於請求保護和許可諸項都載在這國書裏面。

王 哼，很合朕的意思；有工夫的時候待朕仔細看了，經過一番思慮再作回答。你們二人辦事有功殊堪嘉賞。先去歇息歇息；到了晚上朕再招你們會宴；恭喜你們歸國！

〔互詞二人下場。

波 這件事算辦好了，——國王國母兩位陛下，現在要來議論甚麼是君王的威嚴，甚麼是臣子的職分，乃至何以日是日，夜是夜，時間是時間，這徒然是浪費日，夜，和時間的事。從來簡潔是智慧的靈魂，冗漫是智慧的四肢和外飾，所以我說話總力求簡潔。陛下的世子發了狂：我說他發了狂；因為我們要下一個甚麼叫做真發狂的定義，那個人自己不也等於發狂嗎？這且不要管他。

后 還是多講些事實少說些虛文罷。

波 國母陛下，我敢發誓，我決沒有說甚麼虛文。殿下發了狂，這是的確的確的。這真是可憐得很，可憐得很，也是真的：屢呀這話文飾得不好；好，少陪了他罷，我決不用虛文了。那麼，就算他是發了狂；現在我們要研究的就是這結果的原因，或者不如說是缺陷的原因，因為這個缺陷的結果一定有甚麼原因；而大家都不明白這個原

因。這個不明白的原因便是這樣的。兩陛下想想。我有一個女——現在還在我家的時候，總算我的女——他很孝順我，您看，她把這樣一封信給我了；現在讀起來請兩陛下明斷。

〔讀信〕 『天女似的我的靈魂的偶像，艷美絕倫的婀翡麗亞女士青覽，』——這文章劣拙得很，「艷美的」是很拙劣的話；但是請聽下面的話。是這樣的：

『願將這些句子題在您那白玉似的酥胸裏。……』

后 這封信是哈孟雷特寫給她的嗎？

波 國母陛下，請等一等；一切忠忠實實地報告陛下。

〔讀〕 『君可疑星辰之無光，

君可疑日月之不行，

君可疑真理之爲虛僞：

但莫疑我對君之有二心。

『阿親愛的婀翡麗亞，我極拙於文詞，我沒有數我的呻吟的藝術；但是我愛極了您，阿愛極了，您信我。珍重。

「祇要這軀殼還屬他的時候，至愛的小姐，他永遠是您的，哈孟雷特。」

這封信是小女順順從從地交給我的，併且哈孟雷特殿下

甚麼時候，在甚麼地方，用甚麼態度，和小女說了些甚麼情話，我都知道。

王 那麼你的女兒又怎樣受他的愛呢？

波 陛下覺得臣的爲人怎麼樣？

王 你總算一個忠誠高貴的人。

波 臣很願證明我是這樣的人。但是假若老臣看了這樣熱烈的戀愛在那裏飛着——不瞞兩位陛下說，小女沒有告訴我——以前我就知道了一却裝着桌櫃和帳簿一樣，對着肚子裏使眼色，口裏一聲也不響地，取旁觀的態度，那麼兩位陛下會怎麼說呢？這樣的事臣是不幹的。我立時就把小女喊來對她這樣說：『哈孟雷特殿下是金枝玉葉，和你的身分相隔太遠；你萬不可和他戀愛』：又訓戒她不可到殿下常到的地方去耍，不准她接殿下的書信，受殿下的禮物。小女守着庭訓，便拒絕了哈孟雷特殿下的恩意；如是乎簡單講起來便把哈孟雷特殿下激成了憂鬱症，隨後由憂鬱而絕食，由絕食而夜不成寐，由夜不成寐而衰弱，由衰弱而喪心，由喪心便漸漸地弄成了現在這樣的病狂，使我們不勝痛惜之至。

王 你覺得這話對嗎？

后 這也許是有的事？

波 老臣絕對地斷定「這事情是這樣」的時候，曾經有證明是「那樣」的時候沒有！陛下？若老臣是不知道有那個時候的。

王 朕也不知道有那個時候。

波 (指着他的頭和肩)若是這個斷定錯了，把老臣的這個從這個上面取去，祇要有蛛絲馬跡可尋，那怕藏在地心中間的秘密都要吃我偵探出來。

王 我們第二步又怎麼偵探法呢？

波 陛下知道的，哈孟雷特殿下有時在這個大廳的廊下走得
好幾點鐘。

后 不錯，他常在那裏散步。

波 殿下若再來散步的時候，讓我把小女放出來和他相會：
兩位陛下和老臣就躲在帳幔的後面；注意他們倆會見時的情形：若是他不愛她，並且他併沒有發狂，那麼請陛下許我解職歸田做老百姓去。

王 我們姑且試一試。

后 哦，你看，我那可憐的孩子手裏拿着書愁容滿面地讀來了。

波 去，兩位陛下請去；我現在就和他打話。一

〔王，后，侍從退場。〕

哈孟雷特讀着書登場。

波 哦，得罪，得罪，哈孟雷特賢王殿下貴體如何？

哈 哼，託福，託福。

波 殿下，你還認得我嗎？

哈 那有不認得的，你是一個魚販子。

波 不是啊，殿下。

哈 那麼我惟願你是那樣一個正直的人。

波 正直的人？

哈 是呀，老先生；正直的人，像這樣的世界，一萬人中間恐怕祇選得一個。

波 不錯不錯。

哈 『蓋日光既好吻腐肉今亦生蛆於死犬，』—你有女兒沒有？

波 我有。

哈 有就莫教她在太陽底下行走：懂事固然好，但是你不要叫你的女懂那些事。—朋友，你要注意她呢。

波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呢？〔傍白〕看起來他還是愛着我的女；但是最初他又不認識我說我是魚販子；阿，他這相思害得很深很深；記得我少年時代也確實嘗過許多相思

之苦；和他這個差不了多少。我再和他說說話看。——殿下，您讀甚麼書呀？

哈 議論，議論，議論。

波 爲着甚麼事呢，殿下？

哈 你問我和誰議論嗎？

波 我是講您所讀的論題啊，殿下。

哈 先生，這都是些毀謗人的；因爲這個刻薄鬼他說老頭兒的鬍子是白的，臉上是皺的，眼睛裏流出一種琥珀色的桃脂，他們有無窮的智慧之缺乏，還有一雙頂軟弱的膝頭；這些話句句都使我極相信，但是像這樣一樁樁寫在這兒，無乃太不客氣了，卽如你老先生，若是能像螃蟹似的倒走起來也許和我是一樣的年紀哩。

波 [傍白] 這雖是些狂話，但也很有條理。——您想到紅塵之外去游游嗎？

哈 到我的墳墓中去嗎？

波 不錯，那也是紅塵之外。——[傍白] 他有時候回答得好聰明呀！發狂的人每每能說出健全明晰的人所不能說的妙語。我姑且離開他，立刻實行使他和我的女兒相會的那個計劃。——高貴的親王，少陪了。

第二幕 第二場

哈 老先生，你莫想從我奪去一件再想和他少陪的東西；除開我的性命，除開我的性命，除開我的性命。

波 少陪了，殿下。

哈 這個討厭的老頭兒！

羅岑克蘭慈和吉爾登思坦登場。

波 你去看看哈孟雷特殿下；他在那裏。

羅 上帝保佑他！

〔波樂紐斯退場。〕

吉 尊貴的殿下！

羅 至親愛的殿下！

哈 至好的朋友們！吉爾丁思坦，你怎麼樣？—阿，羅岑克蘭慈！好孩子們，你們倆都怎麼樣？

羅 我們過的是平凡世界上的平凡生活。

吉 「不過於幸福」的幸福；因為我們不是運命女神的帽子上那個結子。

哈 也不是她的韉子的底嗎？

羅 也不是的，殿下。

哈 那麼你們住在她的腰上，或在她的恩惠中間嗎？……有什麼新聞沒有？

羅 沒有。

羅 沒有，殿下，不過這個世界漸漸正直起來了罷。

哈 那麼世界末日可要到了；但是你們的新聞很不正確。讓我特別問問你們；好朋友你們到底犯了什麼罪却被運命的女神把你們送到這樣的牢獄裏來呢？

吉 牢獄？

哈 丹麥就是牢獄。

羅 那麼這世界也是一個大牢獄嗎？

哈 是呀，一個很壯麗的牢獄；這牢獄中間有許多拘留所，獄室，土牢之類，丹麥就是其中一個頂壞的。

羅 我們不以為然，殿下。

哈 那麼在你們或者不然；因為世間善惡的標準都依我們的思考而定：在我看起來丹麥是一個牢獄。

羅 那麼光景是殿下的雄心所致：因為丹麥太小，殿下的雄心太大。

哈 呵，天呀！我祇要不做惡夢，就把我塞在胡桃殼中間我也可以自命為一切空間的帝王。

吉 這個夢的確就是雄心，因為雄心的本體本不過夢的影子。

哈 「夢」那個東西就是一個影子。

羅 不錯，我常把雄心當着一種絕靠不住的東西像影子的影

子似的。

哈 那麼我們可以說乞兒是本體，專制的帝王，高視闊步的英雄却是乞兒的影子了。我們到宮裏去罷？我實在不能和你們講道理了。

羅 } 我們奉陪。
吉 }

哈 沒有這樣的事：我不願把你們放在我的僕從之列；因為我說實話你們聽，我被他們服侍得戰戰兢兢的了。我們老朋友不必客氣，你們到厄爾西樂爾來到底爲着什麼事呢？

羅 來訪您的，殿下；們有別的事。

哈 我是一個乞兒，連謝禮都是拏不出的；但是我多謝你們：而且，親愛的朋友們，我的謝禮比起你們的好意來也許要貴半辨士。你們是接來的呢，還是你們自己想來的呢？或是一種自由訪問呢？來，實對我說：來，來，你們說。

吉 殿下，我們怎樣說呢？

哈 那是，什麼話都可以，祇要說的得要領。你們光景是請來的；你們的臉上分明呈着一種你們的羞惡之心所無法掩蓋的懺悔之色。我知道你們是兩位陛下敦請來的。

羅 殿下，你知道是爲什麼目的呢？

哈 是來教訓我的。但是讓我仗着我們友誼的權利，我們少年時代的和睦，生死不渝的交情，和善辯之士所不能盡舉的朋友的本分來懇求你們，講實話我聽，你們到底是請來的不是？

羅 [對吉傍白] 你怎樣說呢？

哈 [傍白] 哼我知道你們的心了。— [對吉] 你若真愛我就莫瞞我。

吉 殿下，我們是兩陛下請來的。

哈 我把我爲甚麼這樣難過的原故告你們罷；那麼我也不致讓你們先發露我的心事，就於你們在國王，王后兩陛下前面立誓嚴守的秘密也秋毫沒有損害，我近來—也不知道爲着甚麼緣故—把我一切的歡樂都失掉了，把我一切遊藝的習慣都忘記了；而且實在我的胸臆之間百憂叢集，乃至連地球這個盡善盡美的大組織，在我看起來，也不過一個荒涼的海角；高空這個極優美的天蓋，你看，這個朗朗高懸的蒼穹，這個鑲着黃金之火的，雄大無邊的碧落—甚麼，在我的心目中間也不過一團污穢的毒氣。人類這個東西是怎樣一個造化的妙工！理智怎樣的高！

能力怎樣的廣！風姿動作怎樣的特別可誇！行為怎樣的像一個天使！智慧怎樣的像一個神明！真個是世界之花！萬物的靈長！但是在我看來，這是一些甚麼灰塵的精髓？一切的人都不能使我歡喜；不，女人也是一樣的，看你打着笑臉，你以為我會歡喜女人嗎？

羅 殿下，我心裏沒有那樣的念頭。

哈 那麼我說『一切的人都不能使我歡喜』的時候，你為什麼笑呢？

羅 我想殿下雖不歡喜人，那些唱戲的優人却許能承殿下的一顧；我剛纔在路上趕過了他們，他們隨後就會到內庭來供奉殿下。

哈 能夠扮國王的戲子，我倒是很歡迎的；我想把他們進貢給國王去呢；叫那冒險的騎士舞他的劍盾；情人哭得好的時候，我還有賞；叫滑稽角平平和和地演完他所扮的戲；叫那些肺裏吸多了笑氣的小丑儘量的笑，叫唱旦的大大方方地道出她的心事，否則那齣戲的台詞不免停頓了。他們是那裏來的班子？

羅 他們是曾經殿下賞識過的，京裏演悲劇的班子。

哈 他們為什麼到這兒來的呢？在京裏唱不於他們名利都好

些嗎？

羅 我想他們是爲前次的大改革案的關係所以不能在京裏唱了罷。

哈 他們依然有我在京裏的時候那樣好的聲譽嗎？後來依然走紅嗎？

羅 現在已經不如往日了。

哈 這是甚麼原故呢？他們的藝漸漸荒落了嗎？

羅 不，他們依然和從前一樣的精勵；但是新出來一巢雛鷹似的娃娃班，儘着嗓子高聲大叫，最受一般的歡迎：這種娃娃班現在成了風氣，反把普通班子——他們取的名字——輕蔑起來了，一般佩短劍的游惰階級，光景怕了那些擎鵝毛管的落魄文人，都絕足不到普通的戲場去了。

哈 什麼，他們是些小孩子嗎？誰管理他們？他們每月得多少包銀？他們祇有能唱的時候就做戲子嗎？照他們這樣除嗓子以外別無可取，那麼到了他們也成了普通戲子的時候，不會怨他們的脚本家害得他們攀石頭打自己的腿嗎？

羅 不錯，他們兩方都鬧得不小，國人又替他們火上添油，毫不爲怪；一時脚本家或不和戲子大噪大鬧的，他的脚

本簡直賣不了錢。

哈 這是不會有的事罷？

吉 阿，他們鬧了無數的架子。

哈 那麼都歸那些小孩子的勝利嗎？

羅 吶，正是；連赫邱里斯和他的班子都降服了。

哈 這也不足爲奇；因爲我的叔父自做了丹麥國王以來。那些在我的父親生前擲他的人，都爭出二十德卡（往時歐洲通行的銀幣之名。）四十德卡，五十德卡乃至一百德卡去買他一個極小的畫像，憑着上帝的血說話，這中間若用哲學方法去探求他一定有什麼超出人情以外的道理。

〔內面吶喇之聲大作。〕

吉 戲子來了。

哈 承兩位先生光降兀爾西樂爾城，真是歡迎得很。伸出手來；這種歡迎的附屬物是現在流行的禮節：讓我這樣接待你們，否則我對於戲子的禮貌要顯得比對你們的還要重些。因爲我不能不好生招待他們呀。歡迎得很；但是我的「叔父父親」和「嬉母母親」却想誤了。

吉 怎樣想誤了呢？

哈 我祇有北，也，西發了狂；南風吹起來的時候我還分得藍

象

和鷺鷥清白呢。

波樂紐斯登場。

波 先生們，好呀！

哈 喂，吉爾登斯坦；羅岑克蘭慈你也來；—我講一句細話你聽：那一個大嬰兒還沒有離襁褓呢。

羅 他光景是第二次做嬰兒；因為人家說「人老還童」呢。

哈 我可以預言他來一定是來報告戲班子的事的；〔故意做和羅吉兩人閒談的樣子〕先生，你說得不錯：星期日的早晨；一點都不錯。

波 殿下，臣有新聞奉告。

哈 『殿下，臣有新聞奉告』當日名優羅脩士在羅馬演劇的時候，—

波 殿下，演劇的人到這裡來了。

哈 廢話，廢話！

波 臣願全體面說話，—

哈 那麼『名優——騎驢來』嗎，—

波 他們無論演那一種劇都是天下的名優，演悲劇也好，喜劇也好，史劇也好，牧哥劇也好；牧哥的喜劇也好，歷史的牧哥劇也好，悲壯的史劇也好，悲喜雜出的歷史牧

第二幕 第二場

詞劇也好。就是場面不分離台詞不限制的劇也無一不好。演塞列嘉(的悲劇)也不至過重，演布魯都(的喜劇)也不至太輕，無論演萬古不朽之作，或演一時即興之作都要推他們第一。

哈 阿耶呼塔，以色列的士師，你倒有一個寶物呀！

波 殿下，他有什麼寶物呢？

哈 你說什麼寶物，

『他祇有一個好女兒，別無他物，

他像掌上的明珠似的愛着他的女兒。』

波 [擡白] 他依然想着我的女兒。

哈 這個比喻不對嗎，老耶呼塔？

波 殿下若叫老臣做耶呼塔，那麼老臣真有一個掌上明珠似的女兒。

哈 不，那接不下去。

波 有什麼接不下去呢？

哈 當然的，

『依着祇有上帝知道的運命，』

那麼，你知道的，

『當然有這樣的事件發生，』—

把這首聖誦的第一行看一下你便曉得更多；哦你看，我的清涼散來了。一

四五個戲子登場。

哈 哦，各位老板，歡迎得很；你們都來得好。難得你們都這樣健旺。歡迎歡迎，好朋友們。一哦，我的老朋友！我前次見你的時候你臉上還是光光的，現在却懸起這樣好的裝飾品了，你是來丹麥叫我蓄鬚的嗎？一哦，我的夫人，小姐！憑夫人說話，您比我看見您的時候越長越要近天了，簡直有卓賓鞋那樣高呢。你要禱告上帝莫使你的聲音像不通用的爛板金貨似的難聽。一各位老板，歡迎得很。我們也像法國的放鷹者似的，看見東西就要使鷹去抓；好，我們先聽一齣再說罷。來，把你們的妙技拏出一點來；開場，說一段悲壯的白口聽聽。

戲子 1 殿下，說那一段呢？

哈 我曾經聽你說過一段白口，但是始終沒有演過；即算演過，也不能演上兩回，因為這本戲不是能迎合社會的；在一般人口裏祇當是醜魚罷；但是我看來一或是在這一方面的見識遠勝於我的人看來一却是一篇很優秀的戲，場面既排得好，又寫得穩健巧妙。我記得有一個人說，

這篇戲沒有一句爲添味而加生菜的話，也沒有一句話可以使人家非難作者有矯飾的毛病。他稱這種做法是作劇家的正法，又可口又宜於衛生，風韻天然之上又加之以粉香脂膩。其中我最愛的便是葉尼亞斯對第多述故事那一段；那段中間尤以他說蒲利亞姆被殺那一節我最喜歡。你若記得，你就從這一節說起；待我記一記，待我記一記——

『獐惡的弼拉斯，像喜卡利亞的猛虎似的，一哦，不是這樣的：一是從「弼拉斯」起的。』

『那獐惡的弼拉斯，他的手膀和心腸一樣的黑，他橫臥在凶兆的馬上的時候好像沉沉的黑夜，他那副黝黑可怖的面貌上現在塗着更陰慘的紋章；他現在從頭至腳都是紅印；怪可怕地染着萬家的爺孃兒女的血，這些血被滿都的兵燹焙乾了凝結了。那種暴虐可惡的光還照着這個弑君之賊，魔鬼似的弼拉斯怒火中燒，又染着凝結的血塊，一雙眼睛就好像紅玉似的，去找他的老祖父蒲利亞姆去了。』

〔對戲子〕好，接下去。

波 不是說白的，殿下，真說得好，鬮子既好，記性更不錯。

戲子 1 『弼拉斯立時找到了蒲利亞姆和他開始戰鬪；他的

古劍，也叛了他的手，掉在地下，反對他的命令；弼拉斯

像秋風掃落葉似的迫着蒲利亞姆；不想勢子用得太多沒有

擊中；但他的落劍的風聲早把衰殘的祖父驚倒了。於是

無心的城樓髣髴也感着這一擊，一時火光炎炎的樓頂

倒塌下來，嘩喇的一聲響把弼拉斯的耳聾震聾了；哦呀

你看！他那剛要落在蒲利亞姆的白頭上的劍却像釘在空中

中間似的，弼拉斯也像一個畫裏的暴君，刺也不好，救

也不是，祇呆呆地站着。但是在暴風雨之前，我們常見

天空沉默，雲團靜立，烈風一聲也不響，下界寂然像死

了一樣，忽然霹靂一聲滿天震駭；那時弼拉斯停了一會，

敵意又生，揮起鮮血淋漓的長劍照着勃利亞姆的頭上直

砍下來，當日西克諾普替軍神鍊永玃的護身金甲時所揮

的鐵鏈恐怕都沒有這樣殘忍！

去，去，你這淫婦。阿運命的大神！諸天的菩薩！求諸

位菩薩開一個大會，奪去她一切的威力；取去她的車子

上的鞵，輻；把那車轂從天山上丟到九幽十八獄中間去！

波 這可太長了。

哈 這要和你的鬍子一總拿到理髮店裏去剪短一下纔好。

第二幕第二場

請你說下去：——他這個人祇聽得淫詞浪曲，否則他就要打瞌睡——說下去；說赫玖巴的事。

戲子1 『可是，誰，阿，誰看見那個亂裹着的王后——』

哈 『亂裹着的王后』？

波 好；『亂裹着的王后』好。

戲子1 『赤着一雙脚跑來跑去；哭得發昏的眼裏灑出來的淚雨使火焰爲之不明；她那昨天還戴着寶冠的頭上現在祇蒙着一塊破布；她的生育過多的瘦腰之間祇纏着一條絨氈，心驚膽戰地怕人家捉她；誰看見她，以浸着毒液的舌咒罵運命之神不該昌言叛逆。若是天上的神祇當時看見了這般慘景，聽見她當阿拉斯刺殺她丈夫的時候所發出來的哀聲，除非他們的情感非人世的哀樂所能動便罷，否則也會天眼含愁神心慘痛。』

波 看，他是不是臉上變了色，眼裏含着淚。——請你不要再唱了。

哈 好，其餘我馬上就要請你唱的。——這位老大人，請你好生替他們安排一個下處可以嗎？你聽見沒有，你要好生款待他們，因為他們是現代社會一種抽象的簡明的記錄呢；你寧可死後吃人家立一塊遺臭萬年的碑，莫叫他們

在你生前說你的壞話。

波 殿下我稱他們的身分招待他們罷。

哈 你要特別優待纔是！定要稱各人的身分招待人家，有幾個不應該挨皮鞭的人？稱你自己的名譽品格去招待他們；他們的身分越不够，你的仁惠不越多嗎？帶他們去。

波 各位老板來呀。

哈 同他去，朋友們；明天我要請你們唱一本戲。

〔波樂紐斯帶同其餘戲子下場僅留戲子 1。〕

你聽我的話，老朋友；你能演『龔咱果之被弑』嗎？

戲子 1 回殿下；能演。

哈 明天晚上就要請你們演。可是那台詞中間我因為一種必要，想插十五六行進去我寫好給你，你能諳記嗎？

戲子 1 能記。

哈 那麼好。你同那位大人去；可是你不可愚弄他。

〔戲子 1 退場。〕

好友們，我們晚上再會；你們特意到厄爾西樂爾來真是歡迎得很。

羅 那麼殿下，少陪了！

哈 吶，少陪了，上帝保佑你們！

[顯言兩人退場。]

現在祇有我一個人了。阿，我怎麼是這樣一個無賴的蠢材！你看剛纔這個戲子他不過道着一段故事，一個熱情的夢，却使他的靈魂和他自己的想像溶為一體，由想像的作用可使他的面色轉青，眼中含淚，神情惱亂，聲音斷續，乃至全身的舉動無一不和他那想像中間的人物一致，這不很奇怪嗎？並且為的是誰呢！為的是赫玖巴嗎？赫玖巴和他，他和赫玖巴到底有什麼關係，他却要為赫玖巴哭？他將如何做，假令他心裏含着我這樣的深悲大憤？他必會把眼淚淹盡舞台，把戰慄的台詞裂開觀客的耳鼓，使有罪的為之發狂，使馴良的為之戒懼，使愚昧的為之惶惑，使萬眼萬耳的機能為之震駭。

但是我這個性情愚鈍顏色憔悴的鄙夫，像糊塗蟲似的徒有充分的理由，却說不出一句話；不，連自己的父親的王權和極貴重的生命被奸賊奪去了都無可如何。我是一個卑怯者嗎？誰說我是惡漢？你要橫斷地打開我的頭蓋嗎？你要扯掉我的鬍子來吹在我的臉上嗎？你要扯着我的鼻子走嗎？你要罵我是撒謊的好手嗎？你這人到底是誰？

哈！

傷心呀，我祇好受着罷；因為我不能不承認我是鴿子肝沒有膽汁的，任人家怎麼樣欺負我也發不起怒來，否則我早就把那奴才的碎肉去肥全國的鴛鴦去了。阿，你這殘忍，邪淫的惡漢！你這慘酷，陰險，好色，亂倫的惡漢！阿，復仇！

麼啲，我怎麼是這樣一個蠢漢！自己生身的父親被人家謀害了，天地鬼神激勵我復讐，我却一味像娼女似的怨嗟村婦似的咒罵，這真英勇極了。

這個屠婦！

咳！嘖嘖！我這腦筋怎麼這樣不成！我聽說犯了罪的人坐在戲場裏看戲的時候被那巧妙的場面感動了他的良心，他立時便把他的罪狀自白了；因為謀殺之罪雖沒有舌子，却可由一種極不可思議的器官說出來。我叫那些戲子扮一齣和我父親被害極相似的戲在我叔父的面前演唱；我却觀察他的顏色；我要探着他痛處；他若有一毫畏縮的樣子，我的辦法就定了。我所看見的那個陰魂也許是一個魔鬼；聽說魔鬼善於裝我們所想見的樣子；不錯也許是我近來身體虛弱精神憂鬱的結果，因為虛弱和憂鬱

第二幕 第二場

的人最易為魔鬼所乘，他有意來引誘我使我墮落地獄也未可知。我總要找一個更確切的證據；這台戲便是我捕捉叔王的良心的手段。

~~方悔平生世多誤，是~~
~~他父親的意兒他都不信~~
~~活意以漢的輕白意兒~~
~~謝我思道~~
討原
少明沈
混蛋
都是王八！

第三幕

第一場 城內之一室。

王，后，波樂紐斯，胡龜隱亞，羅岑克蘭慈，及吉爾登斯坦登場。

王 你那樣迂迴曲折地問他，還探不出他何以好好的安靜日子不過，却要裝出這種瘋瘋癲癲的樣子以自苦苦人的緣故嗎？

羅 他自己也說他有些精神錯亂；但爲着什麼原故，却不肯說。

吉 他也不願意我們再盤問他，我們想叫他告白他的真心的時候，他便把一些瘋話來支吾我們。

后 他待你們好嗎？

羅 他接待我們很有禮貌。

吉 不過有許多忍着他的性子的地方。

羅 他不大問我們，不過我們問他的時候，他都肯爽快地回答。

后 你們把甚麼娛樂試他沒有？

羅 回國母陛下，我們那時恰好在路上趕上了一羣戲子；我們就把這事告知殿下；殿下髣髴聽了很愉快似的。他們

現在都到了宮裏，並且好像殿下已經命他們今晚在宮裏演劇了。

波 這事是很真確的；殿下還拜託老臣來請兩位陛下去看戲呢。

王 那麼朕一定去看的；他能够傾向這一方面朕聽了很滿足。——望兩位此後還要鼓起他的興頭，使他在這一方面陶情養性？

羅 是，陛下。

〔羅岑克爾慈；吉爾登斯坦退場。

王 親愛的哲特魯德，你也請退罷；因為朕已經秘密地派人把哈孟雷特請到這兒來，使他不意地和婀翡麗亞相會。她的父親和朕，便做一對法律上許可的偵探，躲在他們看不見的地方自由地審判他們的會見情形，由他所表示的態度，我們就可以判斷他這樣受苦的緣因，是不是失戀了。

后 那麼我服從您的話罷，——婀翡麗亞，至於你呢，我很願哈孟雷特發狂的原因，幸而為着你的慧美；所以希望你能以你的美德使他恢復原狀，這也可以顧全你們倆的體面。

婀 陛下，惟願能够做到。

第三幕 第一場

〔后退場〕

波 姍姍麗亞，你在這兒散步。——陛下，對不起，我們躲起罷。〔對姍〕你讀着這本書；你祇做溫習功課，殿下就不疑你何以一個人坐在這裏了。我們常常受這樣的苛責，——這是由我一生的經驗證明了的——就是我們好把很專心似的相貌，很敬虔似的舉動，來遮掩我們惡魔的本性。 *良心話。*

王 〔傍白〕阿，這是千真萬確的！這句話就像一條皮鞭，不知道把我的良心打的好痛！用粉牆的藝術美化了的娼妓的臉兒，比起那粉在她臉上的臙脂水粉來要醜的多，但是那裏及得我的行爲，比起我所粉飾的言語的時候那樣醜呢，阿，好重的擔子！ *良心感到刺痛？*

〔王與波榮紐斯退場。〕

哈孟雷特登場。

哈 還是活着的好呢，還不活着的好呢？——這是一個問題：所謂豪傑之士者，到底應該忍受着「暴虐的運命」的矢石呢，還是應該和狂波駭浪相抵抗死而後已呢？死，——和睡，——差不多；假若一睡可以解脫我們心裏的悲痛，和一切附屬於肉體上的苦惱，——那真是我們求之不得

的好事！死，——等於睡，——睡！也許做夢！哼，障礙就在這裏了；我們捐棄塵世的時候，在那漫漫長夜之中到底會做些什麼夢呢？這是使我們要躊躇一下的：這個苦惱的世界，至今還存在着也是這個關係；不然祇要短劍一揮，誰都能使他自己寂滅，還願低首下心忍受這時代的鞭笞笑罵，壓制者的橫暴，榨取者的凌辱，失戀的苦痛，法律的遷延，官吏的傲慢，和小人們的嫉害嗎？若不是有死後的危懼，若不是到那未經發見之國去的旅客，沒有一個回來的，使我們心志搖惑寧願守着我們固有的這個火坑，不願跳到我們所不知道的別一個火坑裏去時，誰還肯負着包裹在厭倦的人生底下呻吟胼胝呢？以此我們的良心便把我們一切人類都化成了卑怯者了：以此決心的本色也被思慮的蒼顏混淆了，大規模的計畫也以此把道兒改了，把實行的名兒丟了，——且住！美麗的婀翳麗亞！——女神，你的禱告中間，請代贖我的罪過。

婀 賢明的殿下，近來貴體可好？

哈 承小姐聖心；很好，很好，很好。

婀 殿下，我受過您許多紀念物，我多久就想奉還；現在請

您收下罷。

哈 不，我不收；我從來沒有給過你什麼東西。

婀 榮譽的殿下，我確實記得你給了；並且於這些禮物之外還附着一些甜美的言語，把這些禮物不知道襯的多貴重：但是那些芳香已經消失了，請依然收下罷。在心胸高貴的看來，送者的恩意不如從前，貴重的禮物也變非薄了。好，都在那裏，殿下。

哈 哈，哈！你是一個貞節女子嗎？

婀 殿下說甚麼？

哈 你是一個美人嗎？

婀 殿下，這是甚麼意思呢？

哈 這是說你若又貞節又美麗的時候，便莫叫你的貞節和你的美麗交談的好。

婀 殿下，美麗不和貞節交談，還有更好的朋友嗎？

哈 是，有的；因為變貞節為邪淫的美的威力比較使美麗同化他的貞節的威力還要大些：這句話有時候不過一種反話，但是現在可證明他不錯了。我從前也曾愛過你啊。

婀 是，殿下，您使我相信有這回事。

哈 你還是不信我的好；因為我們這樣的壞樹幹就怎樣把你

的貞節去接他也脫不了他的氣味的：我不愛你了。

姻 那麼我真想誤了。

哈 你最好到尼菴裏去；你怎麼要做罪人的生產者？我自己總算中和正直的人；但是連我都怨我的媽還是不生我的好：我非常的驕傲，好復仇，野心又大，我若有組織的頭腦，籌畫的想像，和實行的時間，不知道早犯了多少罪。天地之間，到底要像我們這樣的人亂爬着做什麼？我們都是一些純粹的惡黨；我們中間誰都不可信賴，你快到尼姑菴裏去。你的父親在那裏？

姻 在家裏，殿下。

哈 那麼可把他緊緊地關在家裏，使他不致在他自己家裏以外幹那些蠢事，少陪了。

姻 [傍白]阿，天啊，保佑他！

哈 你若是結婚的時候，我還送這幾句討厭的話把你做嫁奩：任你像冰似的貞潔，雪似的清純，你可逃不了誣謗，你最好到尼菴裏去，去；少陪了。或是你硬有結婚的必要的時候，你就和蠢漢結婚；因為聰明的人很徹透地知道你會把他弄成一個什麼怪物。你到尼姑菴裏去，走；快些去。少陪了。

第三幕 第一場

嫻 [傷白]阿，全能的上帝呀，救好他呀！

哈 我也常常聽說過你們塗脂擦粉的工夫；上帝給你們一個臉，你們自己又再造一個臉：你們會翩翩地跳舞，會風排楊柳似的走路，會顛着舌頭說話，會替上帝的造物取小名，會說你們的淫亂是無知的結果。算了罷！我再也不願意說了；我就爲這些事急發了狂。我說，我們都不要再結婚了；那些已經結了婚的都應該分居；其餘的都要把現狀維持下去。你快到尼姑菴裏去，走。

[退場。]

嫻 阿，可憐把一個高貴的殿下糟過了！廷臣的眼睛，學者的舌子，軍人的劍；丹麥國的希望和裝飾，風雅的寶鑑，禮貌的典型，一切觀瞻者的對象，現在却完完全全破壞了！我這個女子中間最薄命的女子，從前吸過他那音樂似的誓言中的蜜的女子，——現在却見他那高貴的尊嚴的理性，好像清悠悅耳的鈴兒搖出了調子，弄的粗燥難聽了；他那誰也比不上的春花一般的模樣兒也被這口狂亂的風吹的凋萎不堪了：阿，這是何等的不幸，以看過我所看過的眼睛來看我所看見的！

王與波樂紐斯登場

王 戀愛！他的情感何嘗傾向那一方；就是他所說的話，雖說稍微欠一點條理，可也不像癡狂。我看他的心裏一定有什麼事情，他的憂鬱便在這個事情上面抱着蛋，假如讓他癩化出雛兒來，那可有些危險；爲預防這個危險起見，我已經定下這一條急計：叫他趕快到英國去催貢去。或者與海外的山川風物接觸竟能排遣他胸中的積鬱，腦筋裏受了新刺戟，平日的行止動靜因此一變也未可知。你覺得怎樣呢？

波 這個很好；但是我信他的煩悶的原因還是起於失戀。——現在怎麼樣，婀翡麗亞！哈孟雷特殿下對你說了一些甚麼話你也不必告訴我們了；我們都聽見了。——陛下，您要怎麼辦便怎麼辦罷；但是，您若覺得可行的時候，那麼看了戲之後，可要他的母后獨自邀他去細問他痛苦的原因：王后陛下可以直接問他；不妨事時，我可以偷聽他們的談話。若是她問出他的病苦不是失戀的緣故，那時把殿下送到英國去也好，或是把他幽囚起來也好，都聽憑陛下的英斷。

王 是這樣辦也好；位高望重的人的發狂是不能不注意的。

〔皆退。〕

第二場 城內之一室。

哈孟雷特與戲子們登場

哈 至於台詞呢，我請你，照我所告訴你的一樣，輕輕緩緩地念下去；你若是照你們普通的戲子一樣念的時候，那麼我不如請街上的呼報者來念倒願意些。就是手也不要空中亂動，都要是這樣溫文爾雅的；因為那怕在感情的急流中間，暴雨中間，或是旋風中間，也總要有一種節制使全體和緩。我每看得那些粗暴的，頭戴假髮的朋友們，祇圖炸破那些單愛看莫明其妙的默劇和鬧劇的下等觀客的耳朵，不願把熱情扯的和爛布一般破碎，真使我要嘔。這種把「暴風神」太演過了火的，橫蠻達了極點的人我恨不得都抓來賞他們一頓鞭子：務請你們，不要犯這種弊病。

戲子1 殿下，我們決不會。

哈 可是也不要太輕淡了，你們各人可以各人的聰明做師父：務使舉動和語言，語言和舉動渾然一致；特別要注意的，就是莫超過自然的中和一步，因為演劇的目的，無論在古代也好，現代也好，總是要起一面對自然界的鏡子；把她的好樣子壞樣子以及那個時代，那個國家的情形和印象忠忠實實地寫出來，若是做過了度的時候，便離

不要過於自然的中和一步，因為演劇的目的，無論在古代也好，現代也好，總是要起一面對自然界的鏡子；把她的

了演劇的本旨了。假如做的太過或是太不及的時候，那怕能使一班門外漢的觀客發笑，但是那些識者可要哭了；而這一個識者的批評你可不能不承認他比全劇場的觀客的意見還要貴重。我曾經看過一班演戲的人啊，並且有許多人大大地，簡直是無聊地，恭維他們，可是他們的聲音簡直不像基督教國民的聲音，他們的舉動不獨不像基督教國民的舉動，乃至不像異教國民，或土耳其人的舉動，祇一味亂叫亂跳，我以為上帝造人的時候光景很忙不合差了一個拙劣的代理人，所以把他們造成了那樣一種怪討厭的人類。

戲子 1 殿下，我想我們大體總算改良了。

哈 哦，那麼此後全部改良的好。還有唱小丑的人脚本以外的話總不要說；往往有些人自己任意捏造些笑話，引起那些低級的觀客們發笑，却不顧那時候正要思量劇中間甚麼重要的問題：這是一種很不流的事，同時可以表示幹這樣蠢事的人那種野心真是可憐極了。去，你們去預備。

〔戲子們退場。〕

波樂紐斯，羅岑克羅茲，和青爾登斯坦登場。

第三幕 第一場

哈 這位老大人，怎麼樣！國王肯來聽戲嗎？

波 王后也想聽戲，御駕隨後就到了。

哈 叫戲子們趕快預備。——

〔波樂紐斯退場。〕

你們兩位也請去催他們一下好不好？

羅 } 是，殿下。
吉 }

〔羅吉兩人退場。〕

哈 喂！何勒淑！

何勒淑登場

何 親密的殿下我來伺候您了。

哈 何勒淑，你真是我所交際的朋友中間第一個忠直的人。

何 呵，親愛的殿下，——

哈 不，你莫以為我是恭維你；像你這樣除開靠你的高潔的靈魂穿衣喫飯之外別沒有一絲進款的人，我希望你把甚麼栽培我呢？我何苦要恭維窮人呢？不，讓甜蜜蜜的舌頭去舐那不合理的榮華去，讓蝶餃關節極靈活的膝頭屈向諂媚生財的那方去，你聽了沒有？自從我的親愛的靈魂做了她的選擇的主婦，能夠鑑別人性以來，她就選定了你了；因為你是一個受着運命的打擊也好，報酬也好，

都是一樣感謝的人，那怕在千辛萬苦之中，祇當甚麼事也沒有似的：這樣的人血氣和判斷力混合得這樣好，不致做運命手裏的笛子隨她吹出甚麼調子來，真是再幸福沒有的。把那種不為熱情的奴隸的人給我，我要把他佩在我的心髓中間，不，要把他佩在我的心臟的心臟中間，像我之於你一樣——閒話又說多了。——今晚要在國王的御前演一本戲；這本戲中間有一場和我的父親之死——我曾經告訴過你——有些相似。我請你，當這齣戲正唱着的時候，凝神屏息地觀察我的叔父；若是全劇之中沒有一句話可以摘發他的隱罪，那麼我們看見的那個陰魂一定是一個魔鬼，我的想像也比烏爾堪的鐵砧還要污穢。你千萬要留神；因為我的眼睛要釘住他的臉，戲完之後我們倆便好交換意見來批評他的臉色。

何 好，殿下；假若這本戲演着的時候他有一言一動逃出我的偵探眼，我都願賠償損失。

哈 看戲的要來了，我又不能不裝瘋了：你去找一個地方坐。

奏丹麥的進行曲，繼以喇叭之聲，王，后，波樂紐斯，嫺蕩麗亞，羅岑

克蘭慈，吉爾登斯坦及侍從等登臺。

王 我的姪兒哈孟雷特你好嗎？

哈 實在好得很；每日三餐都是吃的是石龍子的飲食：把空氣吃得飽飽的；你喂閩雞可不是這樣罷。

王 哈孟雷特，你怎麼這樣答覆我；這是我願聽的話嗎？

哈 不，現在也不是我願意聽的話了。——大人，你不是說你在大學的時候演過一回戲嗎？

波 殿下，我演過，并且人家都說我演得很好。

哈 你演的是甚麼戲？

波 我演的是猶禮亞斯凱撒：我在神殿(Capitol)被刺；布魯都刺了我。

哈 演布魯都的眞是不幸要在那里殺你這樣一個頭等的 (Capital) 蠢物。——戲子們都預備好了沒有？

羅 預備好了，祇等殿下的吩咐。

后 到這里來，哈孟雷特，坐在我的傍邊。³

哈 不，好母親，這塊金屬更動人些。

[倒睡在網翳麗亞的足下。

波 [對王]哦，喲！陛下看見沒有？

網 殿下，您今天很愉快呢。

哈 誰，我？

網 是，殿下。

哈 那裏，我不過是一個舞曲的作家罷。你叫我如何不愉快呢？因為，你看，我的媽媽好不歡喜，我的爹爹去世纔不過兩個鐘頭。

姻 殿下，不是啊，已經有兩個月的兩倍了。

哈 有了那樣久嗎？那麼，讓魔鬼去穿黑衣去罷，因為我祇想做一件黑貂裘呢。阿，天呀！死去兩個月了還沒有忘記嗎？那麼可見大人物死去之後半年間還有人記得他：那怕是大人物死了，若不建禮拜堂結局也會和木馬一樣，木馬的墓碑不是寫着：「阿，看啦，看啦，木馬被人忘記了」嗎。

吹木笛。默劇優伶登場。

一王一后親親密密地相擁登場。她跪着作有所表示狀。他扶起她，垂首於她的頭上；坐在百花繚亂的堤邊：她看見他睡了，離開他。立時來一男子，取去他的王冠，吻之，注毒藥於王的耳竅裏，退場。后回，見王崩去，表示悲噴之狀。下毒者，偕二三默劇戲子，再登場，一若與她同聲一哭者。死體搬去了。下毒者以證物求婚於后；她最初若老大不願意者，但最後，竟受了他的愛情。

〔退場。〕

嫻 殿下這是甚麼意思？

哈 甚麼，這不過是「陰毒」Miching Mallecho 罷；就是「做壞事」的意思。

嫻 光景這個默劇是告訴今晚這本戲的情節的罷？

念開幕詩的登場

哈 這個人會告訴我們的：戲子是不能守秘密的；他們甚麼也會講出來的。

嫻 他會說出這本戲的意思嗎？

哈 會說的，無論甚麼舉動他都會說給你聽，祇要你看了不害羞，他是沒有甚麼的說不出口的。

嫻 您又說討厭的話了；我還是看戲罷，不睬您了。

開幕詩。

爲我們和我們的悲劇，
伏乞各位溫和的先生，
耐着性兒清聽。

〔退場。〕

哈 這到底是開幕詩，還是戒指上的銘語呢？

嫻 殿下，這開幕詞可短得很啊。

哈 哼，像女子的愛情一樣。

兩個戲子扮王，后，同上。

劇中之王 自從我們倆人心心相印；蒙海曼之神（同中國月老）把我們的手兒用一條極神聖的帶子縛攏以來，不覺斐布斯（日神）的車子在雷勃丟（海神）的鹽水和鐵婁斯（土神）的圓球上整整地打了三十個圈兒，三十打月亮用她那借來的光明也照臨這個世界十二個三十次了。

劇中之后 我們的愛情消滅之前，太陽和月亮還不知道要走多少長途供我們細數呢！但是，咳，您近來怎這樣的衰弱全沒有一點兒興致，和往日的您大不相同，真使我有些疑惑您。但是，我雖然疑您，陛下，您却萬不要多心；因為女人的恐懼和愛情總是平均的，沒有的時候都一點也沒有，有的時候都沒有際限。現在呢，我的愛情是怎麼樣的，想陛下也可以相信了，我惟其愛的深，所以也怕的很；愛情越大，那怕很小的疑團也使人家憂懼。小疑團會生大憂懼的地方，絕大的愛也生長在那裏了。

劇中之王 愛妻，實在我恐怕不久便要和你永別了，我的活動能力都要停止他們的作用了：但是我死之後你還要在這個美麗的世界上尊榮地，寵愛地，多活幾年；或是有相當的人時，你也不妨——

第三幕 第二場

劇中之后 阿，不要說了，這種愛情豈不是我良心的謀反嗎；讓我咒詛我的後夫！除非殺了前夫的婦人便去嫁第二個丈夫。

噯 [旁白] 苦得很，苦得很。

劇中之后 何況想要改嫁的動機簡直是利欲，不能算是愛情；我若和第二個丈夫在牀上接吻，豈不是第二次殺死我的丈夫嗎？

劇中之王 照你現在說的話，我很信得你過，但是我們自己決定的事保不定自己會破壞他，意志本不過記憶的奴隸，生的時候很威勢長成却貧弱得很；他現在像未熟的果子似的黏在樹上，但是一旦熟了便不搖而落。我們欠自己的債總是不記得還的；凡人為熱情所激的時候，每對自己許下許多願，及至熱情一冷，那志願也失掉了。無論大悲大喜他們的主見總是和他們自己同時消歇的：歡喜越大的時候悲哀也越烈；祇要一纖芥的意外之事悲也許成了喜，喜也許成了悲。世事是無常的，就是我們的愛情也許隨我的命運而變化，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便是到底是愛情引導命運還是命運引導愛情。大人物一死，你看他的嬖倖都逃散了：窮人得了志，連仇敵都變成親

友了。現在，大體可說愛情是順着命運的；因為不窮的人不必愁缺少朋友，沒有錢的人朋友也成了他的仇敵。但是，我規規矩矩地歸到本題去，我們的意志和命運多半背馳，所以我們的計劃每每失敗，思想雖然是我們的，他的結果却不是我們的；你現在雖然不願意改嫁，但是祇要你的前夫一死你那種思想便會隨之而死。

劇中之后 若是做過一次嬌婦的我，會再做人家的妻子，那麼地也莫給食物我，天也莫給光明我！日夜莫使我有運動休息！使我失去倚靠和希望！使我和牢裏的苦行者度同樣的苦境！讓各種掃興的東西破壞我一切的好事！從今以後叫災禍永遠地追着我！

哈 她若馬上犯了咒神却如何呢！

劇中之王 你的咒賭得很深刻。愛妻，你姑且離開我一會子；我的精神很不快活，想躺一躺來消遣這永晝呢。〔睡。

劇中之后 睡眠可以養腦；願我們倆中間永沒有不幸！

〔退場。

哈 媽，您覺得這戲何如？

后 我覺得那王后說的太過了。

哈 阿，但是她不會食言的。

第三幕 第二場

王 你聽過這戲的情節沒有？中間該沒有犯法的事罷？

哈 沒有，沒有，他們不過是弄頑意兒，就是毒害人命也是弄頑意兒，絕對沒有甚麼犯法的事。

王 這本戲叫甚麼名字？

哈 叫做「陷老鼠」，甚麼？這不過打譬喻罷。這本戲紀維也納一樁謀殺案：被害的是一個大公爵叫做龔咱果；他的公妃叫做巴布諦斯他；您立刻就可以看見的；這是一本陰險得很的戲；可是算甚麼？陛下和我們都是極高潔的人，看了要甚麼緊；讓腳上受了傷的馬驚跳去，却傷不到我們的肩骨上來，——

婁謝奴斯登場。

這個叫做婁謝奴斯，是王的外甥。

嫻 殿下，您真和「說明人」一般的精通呢。

哈 你若把狎抱的木人戲把我看，我連你和你的愛人的關係都可以說明出來。

嫻 殿下，您說話真利害真利害。

哈 開口罷，兇手；你這楊梅毒，把那副怪難看的嘴臉收起，快些開口罷。好；咕咕叫着的老鴉在那裏嚷着要復仇了。

婁 心腸又黑，手脚又慣，藥又見效，時候又恰好；又遇

着他獨睡在園中，沒有第二個人看見；你這個深更半夜
摘起草來在喜卡特的咒詛裏萎了三回，又把毒汁染了三
回的臭藥啊。立刻拿出你那天然的魔力和兇惡的性質把
健全的生命奪來。

〔注藥於睡者的耳中。〕

哈 他爲篡奪家產起見便把他毒死在花園裏。被害者的名字
叫做龔哨果；這本戲原是一樁實事，一個意大利的名家
把他作成戲，你還可以看這兇手如何取得龔哨果的妻子
的愛。

姍 國王站起來了！

哈 甚麼，難道他還爲虛火所驚嗎？

后 陛下，有甚麼不快？

波 戲不要演了！

王 快拿燭來！——回宮去！

侍臣等 燭啊！燭啊！燭啊！

〔一齊下場，但餘哈孟雷特與何勃波。〕

哈 可不是嗎？讓負傷的母鹿去哀鳴，

讓健全的雄鹿去遊行；

既應有睡覺的也應有看守的：

第三幕 第二場

這是世界上的常情。

您看唱的怎麼樣？若頭上再戴上一大把鳥毛，鞋子上再打起兩個薔薇花結子——假如我此後命運對我變起節來——不大可在戲班子裏演一個脚色嗎？

何 半個是可以演的。

哈 我覺得大可以演一個。

因為你不知道嗎，德蒙君呀，
這個荒涼滿目的殿堂
便是那卓甫神的；現在却換了一個
新主人其名曰——孔雀。

何 您應該押韻呀。

哈 阿，好何勒淑，我要把一千鎊金子去買那陰魂的話了。
你看了沒有？

何 殿下我看得很明白。

哈 你看的是那要下毒的時候嗎？

何 正是，我注了十二分的意。

哈 阿，哈！來，拿幾樣樂器來！來，拿一枝笛子來！——
若是國王不愛看喜劇，那麼是甚麼緣故？
哦恐怕，——他不愛看，也不為無故。

來，拿幾樣樂器來！

羅岑克蘭茲與吉爾登斯坦再登場

吉 賢殿下，許我一言奉稟。

哈 先生，你盡量說罷。

吉 殿下，國王，——

哈 阿，先生，他有甚麼事？

吉 陛下回到寢宮裏，異常不愉快。

哈 他的酒性發作了罷？

吉 不，殿下，不如說怒氣發作了。

哈 你是明白的早就應該把這個通知侍醫；因為你來叫我去替他下藥時，恐怕越要惹發他的怒氣呀。

吉 賢殿下，請說幾句正經話，莫和我的使命太隔遠了。

哈 我馴順得很，先生；你祇說。

吉 王后陛下，——您的母親——憂愁得甚麼似的，叫我們來請殿下答話。

哈 你們兩位來得很好。

吉 殿下，您這種慫恿，未免有些欠高貴。若是殿下肯賜我們一個健全的回答，我們就好傳達您母后的懿旨；不然告辭殿下回去我們的事就完了。

哈 先生，我不能。

吉 甚麼不能呢，殿下？

哈 不能給你們一個健全的答覆；因為我的心力已經不健全了；但是，先生，我可以這樣答覆你們，你命令我就是，——或者，照你們所說的，傳我母親的命令就是；所以莫說閒話了，祇講正事：你說我母親怎麼樣；——

羅 她是這樣說：您的行爲使她不勝驚怪。

哈 阿，好奇怪的兒子，居然能這樣震駭他的母親！但是她驚怪之後，便沒有下文了嗎？一發告訴我。

羅 她想請您於就寢之前，到她寢宮裏說話。

哈 知道了，我十二分地聽從我媽媽的話。你們還有別的事嗎？

羅 殿下，您也曾愛重過我呢。

哈 我現在不還是用這一雙偷偷爬爬的東西愛重你嗎？

羅 殿下，您爲甚麼這樣不愉快呢？您若不把您的憂愁對您的朋友說時，您，一定，會閉塞您自己的自由之路。

哈 先生，我因爲不能上進的緣故呀。

羅 陛下既然親自宣言立殿下做丹麥的後繼者，您怎麼說不能上進呢？

哈 哼，先生，可是「蔓草不除」的時候，——不，這句俗話有些陳腐。——

戲子摺笛再登場。

哦，笛子！把一枝給我。——你們到這兒來，——你們怎麼這樣想「占我的上風」呢，好像要把我趕入羅網裏去似的？

吉 阿，殿下，假如我們奉職太無狀了，那是我們愛戴殿下的表示太鹵莽了。

哈 我不甚懂你的話。你吹一吹笛子罷？

吉 殿下，我不能吹。

哈 我請你呀。

吉 我真不能吹。

哈 我一定要請你吹。

吉 殿下，我簡直不知道如何動手的。

哈 這和扯謊一樣容易；你把大指和小指制御着這些小孔，口裏向這個孔裏噓氣，他就會奏出極流麗的音樂來。你看，這些就是音孔。

吉 可是我吹不出一點和諧的聲音來；我沒有這種才能。

哈 嚇，現在你看，你把我當作一種甚麼不值錢的東西！你

第三幕 第二場

想要吹弄我；你想要知道我的音孔；你想要發出我心裏的秘密；你想要把我的音區中一切高音低音都吹出來：這個小樂器裏面也藏着許多音樂，許多優雅的聲音；你却不能使他發聲。哼，你難道以為我比笛子還容易吹嗎？你要喊我做甚麼樂器都隨你的意，但是你祇能恨我，却不能吹弄我——

波樂紐斯登場

上帝保佑你，老先生！

波 殿下，王后想和您說話，立刻請您去。

哈 你看，那邊那朵雲不幾乎像一隻駱駝嗎？

波 阿，那真像一隻駱駝。

哈 我覺得那像一隻鼯鼠呢。

波 那個背真像一隻鼯鼠。

哈 你看不又像一隻鯨魚嗎？

波 很像一隻鯨魚。

哈 那麼我隨後就到我母親那里去。——〔傍白〕他們太把我當傻子了。——我隨後就來。

波 我是這樣報告去了。

〔波樂紐斯退場。〕

哈 「隨後」這兩個字是很容易說的，——朋友，你們也去罷。

〔衆皆退場但餘哈雷孟特。〕

現在正是百鬼夜行的時候了，墓地張開大口，地獄裏吐出毒氣到世界上來的時候了；現在我可以痛飲熱血，幹那青天白日看了都要發抖的狠事了，靜！現在到我媽媽那裏去，阿心呀，你莫失了你的本性；切莫讓乃羅皇帝的靈魂闖入這個堅固的胸裏來；我儘可殘忍，却不可忤逆。我儘可用利刃般的話去說她，却不可真用利刃去刺她；我這個時候不妨口不應心：無論她怎樣被我的言語傷了，却萬不可在言語上簽字，我的靈魂呀，你要承認！

。〔退場。〕

※ ※ ※ ※

第三場 堡中之一室

王，羅岑克蘭茲，吉爾登斯坦登場。

王 我不喜歡他，讓他是這樣瘋瘋癲癲也於我不利。所以你們要趕快準備；我立刻下委任狀給你們，就命同你們到英國去，像他這樣狂態日加，就為國家起見也不容朕的身邊有這樣的危險。

吉 臣等即行準備；陛下為萬民所託命，在保持萬民的安全

第三幕 第三場

上着想陛下這種憂慮真是神聖極了，嚴正極了。

羅 匹夫匹婦尚且竭盡心力以避危難；何況以一身繫天下安危的人。一國之主并不能獨死，國王之死像旋渦一樣把他周圍一切的東西都要捲了去：譬如安在高山頂上的大車輪，那巨輻上附帶着幾萬個小東西；一旦滾下來的時候，那些附着的小東西一件件都要同歸於盡。沒有國王一人的嘆息不是全國國民的呻吟的。

王 我請你們趕快準備起程；因為這個危險人物太自由行動了，朕要叫他嘗一嘗腳鐐的味。

羅 }
吉 } 臣等趕快準備就是。

〔羅吉兩人下場。〕

波樂紐斯登場

波 陛下，他往他母親的寢宮裏去了。臣去躲在壁衣裏面聽他們母子二人談話的經過；臣當勸王后陛下嚴重地譴責他；而且，像陛下所說的，——說得很賢明——於他的母親之外應有第二個人竊聽為好，不然骨肉之間難保不替他迴護，好，告辭了，陛下；在就寢之前臣當再來伺候，報告一切。

王 謝謝你，老賢卿。

波樂紐斯退場。

阿，我的罪惡的臭氣上聞於天了；這殺兄的大罪，受着原始的咒詛！（聖書上該隱弑兄）咳，我的祈禱的傾向，雖然和意志一樣的銳利，可是又不能祈禱；我的強固的意志被更強固的罪惡打敗了，而且，像那同時幹兩樁事的人一樣，我呆呆地站着不知道要先從那一樁幹起纔是，反弄得一無所成。可是我這雙受咒詛的手，那怕用兄弟的鮮血染的比原來更厚，天上就沒有多餘的霖雨把他洗的和雪一樣的白嗎？

上帝的慈悲的光明不照臨罪人的顏面却去照臨甚麼呢？所謂做禱告者除開防止我們將要犯的罪，或是赦宥我們已經犯了的罪——這兩種力量之外別有甚麼力量呢？那麼我還是求上帝罷；我的罪過都是過去的事了。可是，啊，我又用甚麼話來禱告呢？「恕我這卑劣的謀殺罪」嗎？這是不成的；因為我還要守着我謀殺後所得的效果，我的王冠，我的野心，我的王后。世間上有保留着罪惡而得赦宥的嗎？在這樣澆季之世，罪惡的鍍金手也許可以推倒正義，賄買法律；但天上可不是這樣的：天上沒有

詐術可用，各人的行爲藏在他的真性中間，我們自己逼着自己的罪過的齒牙和額頭來作證見。那麼如何呢？還有甚麼法子呢？姑且試試懺悔的效能；若是無效又如何呢？卽算有效假如不能懺悔又如何呢？阿，破船似的境遇！阿，和死一樣黑闇的心胸！阿，像黏了膏的小鳥似的越掙着要脫身越不能脫身的靈魂！天使們呀，救我呀！試試罷！你這倔強的膝頭，還不與我跪下去；你這包着鋼絲的心，還不與我像纜生下的嬰兒的筋肉似的軟下去！願諸事都平安。

〔退至室隅跪下。〕

哈孟雷特登場

哈 現在我正好下手了，他在那裏做禱告哩；我就下手罷。——這麼一來他上天國去了；我的讐也報了。哼，這事情可還待研究：一個惡徒殺了我的父親；因此，我，他的獨生子，爲報讐起見把這惡徒送往天國。哦，這祇算是受他的僱傭來成全他，那裏是報讐。他殺我父親的時候，我父親還是愚愚笨笨地，塵欲滿胸，一切罪障正像暮着五月的花木一般的盛開；除開上帝之外誰知道他怎樣的受苛責之苦？從我們人類的情形和思想的逕路推想去，可知他的罪孽很重；於今我替他報仇，却趁他的仇人正

思 如

在洗心滌慮的時候下手豈不反使仇人死得其時嗎？

不！

收起罷，劍呀，現在不是殺他的時候：等到他醉臥的時候，盛怒的時候，在他牀上耽亂倫的淫樂的時候；賭博的時候，咒罵的時候，或是幹甚麼罪在不赦的事的時候；再一刀擄翻他，那時他的腳後跟朝天一踢，他的靈魂怕不墮入黑暗地獄中間永遠受苦。我的母親正等着哩。——這個藥方不過畧延你的殘喘罷。

〔退場。〕

王 〔起身〕我的言語飛入清虛，思想還不離塵境；沒思想的言語永不會達諸天聽。

〔退場。〕

* * * * *

第四場 后之寢宮

后與波樂紐斯登場。

波 他馬上就會來。請陛下嚴詞譴責於他；說他太惡作劇了，惹發了國王的大怒，陛下不知道怎樣替他遮掩，替他居中調停。老臣就躲在這兒聽罷。請陛下直接和他說。

哈 〔在內〕母親！母親！母親！

后 知道了；你不必擔心罷，快藏起，我聽見他來了。

〔波樂紐斯藏在壁衣後面。〕

第三幕。第四場

哈孟雷特登場。

哈 現在，母親，有甚麼事呀？

后 哈孟雷特，你太觸犯了你的父親了。

哈 母親，您真太觸犯了我的父親了。

后 你看，你看，你又把這些瘋話來答我了。

哈 您聽，您聽，您又拿這些邪話來問我了。

女子

后 咳，哈孟雷特，你到底怎麼樣了！

哈 您到底爲着甚麼事呢？

后 你忘記了我嗎？

哈 不，憑着十字架說話，不會有那樣的事：您是王后，您是您丈夫的兄弟的妻子；而且——若不是的倒好些！——
您是我的母親。

后 好，那麼我祇好去叫那可以和你說話的人來說罷。

哈 來，來，您坐下；您不要動：不待我豎起一面鏡子把您的心腸照的毫髮不爽的時候您可走不得。

后 你要怎麼樣？你不是要殺我嗎？救命呀，救命呀，啣！

波 [在壁衣內] 甚麼，啊，快來救國母陛下！

哈 [抽劍] 甚麼東西！耗子嗎？我叫你死，不值半個德卡的東西！

【刺入壁衣中。

波 【在壁衣內】噯喲，我被殺了！

【倒地而死。

后 阿，你看你又幹出甚麼事出來了？

哈 我不知道幹出了甚麼事：這是國王嗎？

后 阿，你看這是好冒昧好殘忍的行爲！

哈 您說「殘忍的行爲」嗎！母親，這也和弑了一個國王，
却與他的兄弟結婚差不多罷。

后 弑了一個國王！

哈 噫，母親，我是這樣說的。——

【揭起壁衣發見波樂紐斯。

你這討死的，冒昧的，喜歡亂闖的蠢材，少陪了！我還以為你蠢不至此：這祇怨得你的命運了；這麼一來總應該知道太好管閒事，是有些危險了。——您可不要那樣扭着手兒：不要作聲！好生坐下，讓我來扭您的心兒；因為祇要您的心兒是可以貫穿的材料做的，祇要那邪惡的習性沒有把您的心兒化成鐵石做了抵抗真理的防牌和城廓，是我要扭扭他的。

后 你膽敢對我這樣搖唇鼓舌出言不遜，難道你娘做了甚麼

壞事嗎??????

哈 母親，您的行爲把污泥塗在廉恥的美貌和羞顏之上，喊真德做偽善，取下純潔戀愛的額頭上的薔薇代之以水泡，使結婚的盟誓和博徒賭下的咒一樣的靠不住，啊，您的行爲從盟約的軀殼摘去了他的靈魂，使不朽的宗教成了一派胡言亂語：您的行爲使天見了也要面紅耳赤，嚇，就是這塊堅固的混合物見了也不免愀然而憂，像憂世界末日快要到了的一樣。

后 喂，我到底做了甚麼事使你話還沒有說就打雷似的嚷着呢？

哈 您望這里，望這個肖像和這個。這是兩個兄弟的遺像。看，這個人的眉宇之間何等英武：一頭海庇利翁神的鬚髮，一個卓甫神的額頭，這雙軍神似的眼睛，萬人見了都要摺服；這種威儀就如使神墨邱黎剛從天上飛來站在那上吻雲天的高崗之上似的；他的風貌之美真不啻聚一切男性美，做成一個男子的標本，天神們恐世人不信，一個個還詞印證明了似的。這人曾經是您的丈夫。現在再看，接着的是甚麼：這是您現在的丈夫；就像一枝生了霉的麥穗一樣，把他健全的兄弟都害的猝然凋萎了。

您有眼睛沒有？您放着這樣好的滿山青草不吃，却到泥沼中間去尋食嗎？哈！您有眼睛沒有？您不能說這是戀愛；因為到了您這樣年紀您的血管中間的「啊呀」之聲早應該消磨了，您應該謙謹持身，一切聽理智的判斷了；您這是甚麼判斷，却叫您從這裏走到這裏呢？您，的確，還有情慾，不然您不會這樣行動了；但是您的情慾真中了風了：因為就是瘋子或是為情慾所顛倒的人，對於這樣的雲泥之差也一定有幾分選擇，決不會鑄這樣的大錯，到底有甚麼惡魔這樣騙着您捉迷藏呢？那怕沒有感情祇要有眼睛，那怕沒有眼睛祇要有感情，那怕沒有手，沒有眼睛祇要有耳朵，那怕一切沒有祇要有嗅覺，不必，祇要有一點點兒衰弱的真感覺，也不會做出這樣的蠢事。

啊，可恥！您的羞惡之心到那裏去了？好亂的惡魔，你若可以把邪淫之髓灌入老嫗的骨頭裏，那麼率性讓熱情如火焰似的少年，把他們的蠟也似的貞操熔在那火焰中間去罷；既然霜雪可以自燃，理性可以誘姦，那麼一切都可以歸之於不能自己的熱情不必講甚麼廉恥了。

后 啊，哈孟雷特，不必再說了；你使我的眼光轉到我的靈魂上來了，我纔看見我的靈魂上面沾着這樣多洗不去的

污點。

哈 這也沒有甚麼，您和那塊臭肉一鍋兒炖着；——

后 啊，你不要再說了；這些話像刀劍似的刺着我的耳朵：
莫說了，好哈孟雷特！

哈 那個謀殺者，惡徒；比起您的前夫來會不及百分之一的
奴才；那個國王中間頂下作的東西；那個從架上偷了寶
貴的王冠藏在他的袋裏的竊國之賊！

后 莫說了！

哈 那個襁褓的國王，——

陰魂登場。

救我，把您的翼翅掩護我，天上的神祈呀！——尊靈又
來這裏想做甚麼呢？

后 麼呀他瘋了！

哈 您來責罵您的遲疑不決的兒子，不該他遷延時日和情熱，
把您所嚴命的那件重大事情就擱了嗎？啊，您說！

魂 你不要忘記了，我這次祇爲鼓起您那幾乎要鈍挫下去的
決心而來。但是，你看，你的媽媽嚇的好苦：哦，你試
站在她和她那爭鬪着的靈魂中間；想像身體越纖弱的人，
其自責之度越何等強烈。哈孟雷特，你快去勸慰她一番。

哈 您怎麼樣了，媽媽？

后 噯喲，你真怎麼樣了，你看你不是抬眼望着空中間，和那無形的空氣說話嗎？你的眼睛裏放出炯炯的怪光；你那躺着的髮兒，髻髻也有甚麼生命，嚇的一根根倒豎起來，像睡着的兵士聽得敵兵來了都從夢中驚起似的，啊，我的愛兒，快於您那煩惱的熱火上面灑些冷靜的忍耐，你到底望着甚麼呢？

哈 望他，望他！您看，他好蒼白的臉色！看了他的樣子，聽了他的冤情，那怕無情的木石，都要替他下淚，——您不要望着我；不然我的堅決的主意會爲你這悲慘的舉動所轉移：做起事來會沒有勇氣；弄得祇會流淚不會流血也論不定呢。

后 你這話是對誰說的呢？

哈 您甚麼也沒有看見嗎？

后 甚麼也沒有看見；我甚麼地方也瞧了。

哈 您甚麼也沒有聽見嗎？

后 甚麼也沒有沒有聽見，祇聽見我們自己說話。

哈 說那裏的話，您看那裏！您看他怎樣悄悄地去了！我的父親，穿着他生前的衣服！您看他望那裏去了，您看，

您看，他剛走出那張門！

〔陰魂退場。〕

后 這分明是你腦筋裏捏造出來的；心瘋的人最善於創造這種幻影。

哈 心瘋！我的脈搏和您的一樣，平平穩穩地守着時刻，也和您的一樣奏着健全的音樂：我所說的并不是瘋話；您試驗我看，剛纔所說的話，我一一都能重述，若是瘋人早就忘記了。母親，爲愛您的天福，請您切莫把諛媚的慰安品獻給您的靈魂，以爲這不是您的罪過，不過做兒子的瘋話；那就好像信皮膚和膜質可以遮蓋疱癩，殊不知臭惡的膿潰，在裏面蔓延，不知不覺之間染了病毒。您要對天自白；懺悔您的過去，謹慎您的將來；可不要於雜草之上再施些肥料，使他更加惡臭。我的令德啊，原諒我；因爲在這樣放僻邪侈的時代，那怕是令德也要低首下心乞恕於惡德之前，求他幫助哩。

后 啊，哈孟雷特，你把我的心裂做兩半了。

哈 那麼，您把那一半壞得很的去掉，和這一半較好的終您的餘年罷，請母親安息；但不可到我叔父的牀上去；若沒有貞操，也不妨假裝一點貞操，那吃盡一切良心的怪物，——習慣——固然是一個常習的惡魔，但是對於這

些事仍不失爲天使，就是爲做好事用，他一樣的給人家一套四季可穿的上衣，或是制服。您今晚莫去，那麼下一次的禁慾就容易了：再下一次就更容易了；因爲習慣幾乎可以變更天性，您要制勝惡魔也可以，要用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把他拖出去也可以。好，再請母親安息：當您要求福的時候，我也爲您求福罷——我對於這位大人，

〔指波樂紐斯。〕

很抱歉的；但天要是這樣，藉他來懲罰我又藉我做他們的鞭子和執鞭的人來懲罰他，我把他的屍骸藏起罷，殺他的責任我自承認。——那麼，再請母親的晚安。〔旁白〕我要圖安全不可不殘酷一點；像這樣人雖殺了還留着許多不利在後面。〔對母〕母親，我還有一句話說。

后 你要我如何辦呢？

真的

哈 不，決不請您辦這個事：讓那臃腫的王依然把您誘到他的牀上去，淫淫褻褻地抓您的臉，喚您做他的小耗子；讓他骯骯髒髒地親您幾個嘴，或是把他那雙惡魔的爪兒挽在您的頸上，那時候便使您把這件事情一五一仟地告訴他，說我實在不是真瘋不過裝瘋罷。您最好讓他知道；因爲不真是又清正又端嚴又賢慧的王后誰肯把這樣關切極

深的事瞞過那癩蝦蟆，瞞過那蝙蝠，那老貓呢？誰願意這樣做呢？不，講甚麼道理，講甚麼秘密，祇像那有名的猴子一樣，把鳥籠拿到屋頂上開了，放出雀兒，又想嘗試那個結果，爬到籠子中間，打斷他自己的頸骨倒好些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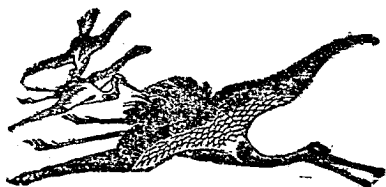
后 你相信我罷，若言語是由氣息成的，氣息是由生命成的，我可沒有生命來述你所對我說的話。

哈 我要到英國去；您知道嗎？

后 哦，我倒忘記了；聽說是這樣議定了。

哈 現在國書也調了印，委我兩個同窗——雖說我把他們當作蝮蛇一樣看待——做了使節；他們一定要替我清道把我引入邪路去，讓他們去陰謀罷；這是一樁「設彈自爆」的頑意兒；無論有甚麼困難我也要掘一個洞兒，比他們掘的還要深三呎，把他們打到月宮裏去走走。這不很有趣嗎，兩條計策直接在一根線上相會！〔望着波樂紐斯的死體〕這位先生又要費我的手脚；我且把這個消食蟲拖到鄰室去。母親，安息罷。這個顧問官在生的時候是一個最愛亂講亂說的蠢東西，現在却成了一個極寧靜，極隱密，極深沉的好官了——來，老先生，我把你安頓一個有始有終罷。——願您晚安，母親。

〔各自退場。哈五雷特抱着波樂紐斯逃去了。〕



第四幕

第一場 城中之室。

王，后，羅岑克蘭慈，吉爾登斯坦登場。

王 你這幾聲嘆息中間必有緣故：你應該把這些神秘的流露
繙譯出來；朕有知道的必要，你的兒子在那裏？

后 請借這地方把我們說幾句話。——

〔羅岑克蘭慈與吉爾登斯坦退場。〕

阿，陛下，我今晚所見的好不怕人！

王 甚麼，哲特魯德？哈孟雷特怎麼樣？

后 他狂得和狂風駭浪互爭雄長一般；正當他那狂病發作的時候，他忽然聽得壁衣裏面有甚麼東西響動，拔出劍來，喊道，「耗子，耗子！」他知覺失常也分不清是人是物，可憐就把那躲在壁衣內面的老人刺死了。

王 哼，好重大的行爲！若是我在那里，我也被他刺了；他的自由對於大家，一你自己，朕，和其餘的人，一都充滿威嚇。咳，這個慘劇是誰的責任呢？這個責任應該歸朕，因為朕對於這個少年狂人早應該嚴加約束，使他離羣獨處；可是朕溺愛過深，當斷不斷，好像有機疾的人惟恐

人家知道，弄到後來連生命的心髓都被病菌吃掉了。
他到那里去了？

后 他把那老人的屍首拖到別處去了；那怕他那樣癡狂對於那老人却像賤金屬的升坑中間的黃金一樣依然放出他那燦爛的光芒。他很悔他做錯了事。

王 阿，哲特魯德，你去罷！朕祇等紅日一上東山，便要叫他登船；至於他今晚做出來的惡事朕當用朕的威力和才智，巧為辯解。喂，吉爾登斯坦！

羅岑克朗慈與吉爾登斯坦登場。

你們兩位再喊幾個人來；哈孟雷特發狂殺了波樂紐斯，他從他娘的房裏把波樂紐斯的屍首拖出去了。快去把他找來；好生和他說，把那屍首搬到禮拜堂去，我請你們，趕快去。——

〔羅吉二人退場。〕

來，哲特魯德，朕想邀幾個賢明的友人來，把朕所預備做的和不意地做出來的事告訴他們；那麼，或者，誹謗——他的耳語通過地球的直徑，像火礮打靶時發射出來的毒彈一樣的平——射不中我們的名字，却中着無所謂損傷的空氣。哦，去罷！我的心緒慌亂極了哩。〔退場。〕

第 四 幕 第 二 場

※ ※ ※ ※

第二場 城中之別一室。

哈孟雷特登場。

哈 好好地藏起了。

羅 }
吉 } [內在] 哈孟雷特！哈孟雷特殿下！

哈 甚麼聲音？誰在那里叫哈孟雷特？哦，他們來了。

羅，吉 二人登場。

羅 殿下，您把那屍首放在那裏去了？

哈 叫他和他的親戚住在一塊兒去了，和那塵土。

羅 告訴我們真在甚麼地方，我們好把他抬到禮拜堂去。

哈 你們莫信。

羅 信甚麼？

哈 莫信我能尊重你們的秘密，自己的却肯開放門戶。并且，身為王子的人，一旦為海綿所問，叫他如何作答呢？

羅 殿下，您把我當作海綿嗎？

哈 不敢，先生，你們不是把國王的寵眷，和他的俸祿，官位都吸收了嗎？不過這種官吏畢竟很有利於國王；他養着他們，就像猴子把栗子養在顎角裏似的，先把他啣着，最

後就要吞下去：他若到了需要你們所吸收的東西的時候，祇要把你們一榨，那麼，海綿先生，你們依然是乾的了。

羅 殿下，我不懂您的意思。

哈 你不懂更好；挖苦話不睡在蠢人的耳朵裏。

羅 殿下，您要告訴我們那屍首藏在那裏，並且請您同我們到國王那裏去。

哈 但是屍首雖和國王一塊，國王却不和屍首一塊。國王這東西是——

吉 「這東西！」

哈 簡直不是東西；帶我去見他去。狐狸藏起了，你們都去找起來罷。〔退場。〕

※ ※ ※ ※

第三場 城中別一室。

侍從羅王登場。

王 我已經命人去找他，同時去找那屍首去了。把這個人放縱下去，不知道怎樣危險！但是朕又不能嚴刑處罰他：因為他很為一般愚民所愛戴，那些愚民愛人不憑理智但憑眼睛；因此，祇覺得罪人的刑罰過重，却不顧他所犯的罪情如何。要圖事情辦得圓滑，這次猝然把他遣到外

國去，也非假作計劃多年躊躇未發的不可；大凡險症也
要險藥纔能治療，否則——

羅岑克蘭茲登場。

怎麼樣！事情如何的？

羅 回陛下，屍首放在何處，我們始終問不出來。

王 可是他在那裏呢？

羅 在外面，陛下；有人監護着，聽候陛下的召喚。

王 把他帶來。

羅 喂，吉爾登斯坦！把殿下請進來。

哈孟雷特與吉爾登斯坦登場。

王 我問你，哈孟雷特，波樂紐斯現在何處呢？

哈 他正吃晚餐。

王 晚餐！在那裏吃？

哈 不是在那裏吃，是在那裏被吃；一些有政治興味的蛆蟲們，恐怕正在他身上大開議會(Diet)哩。蛆蟲這東西實在是宴席(Diet)上獨一無二的皇帝；我們肥一切動物以自肥，又自肥其身以爲蛆蟲壽。所以肥胖的國王，和瘦削的乞丐在蛆蟲看來不過口味不同，雖裝做兩盤祇是上一桌席的；這就是人生的結局了。

王 噯呀，噯呀！

哈 我們保不定用那吃過國王的蛆蟲來釣魚，我們所吃的魚也保不定是會吃過那蛆蟲的。

王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哈 不過告訴你以國王之尊，也許有巡幸乞丐的胃腸之一日罷。

王 波樂紐斯在那裏？

哈 在天上；你派人去看看：若是你的使者在那裏尋不着他，那麼你自己到別處去尋尋。你若是這個月尋不出，那一天你上樓梯入前廳的時候，也會嗅得出。

王 [對幾個侍從] 快到那裏去找他。

哈 不要緊，你們不去他總在那裏等。

[侍從二三人等退場。]

王 哈孟雷特，你這次做出來的事朕深為憂慮，因為要謀你一身的安全，所以火速把你送出國外；你可以準備你自己的旅裝，現在船也準備好了，風也願來相助，一切供奉人等都祇等向英國出發的命令。

哈 到英國去！

王 正是。

哈 好。

王 你若知道我的苦心，當然是願去的。

哈 我看見神目如電看破了你的苦心了。——但是，來；到英國去！——親愛的母親，就此拜別了。

王 還有你的親愛的父親呢，哈孟雷特。

哈 別了母親就够了：父母原是夫妻；夫妻原是一體；所以我別了母親就够了。——來，到英國去！ [退場。]

王 跟着他去；誘他趕快上船；切莫遲延誤事；我今晚就要叫他出發！一切關係此事的文書都辦好了；請你們，趕快做去。——

[吉，羅二人下場]

英格蘭王你若是願愛邦交的，——既然丹麥的雄劍一動之後，你國瘡痍未復，對朕自願求和，就應該知道朕的利害——當不至把朕的命令輕輕放過；朕那國書中間詳詳細細地把那事情告訴了你，叫你等哈孟雷特一到立刻將他殺死。你要照着做，英格蘭王；因為他好像癆熱似的在我血管裏猖狂，你非替我醫治不可；我不等做好了的回報到來，我無論如何心裏不會愉快。 [退場。]

※ ※ ※ ※

第四場 丹麥國內一平原。

華廷普拉斯，率一隊長，和許多兵士進軍登場。

華 去，隊長，去致意丹麥國王；說華某蒙他的允許現在引兵通過他的國境。你知道那會合的地點。若是丹麥的國王陛下有甚麼要事相商，我們馬上可以和他會面。你對他這樣說。

隊長 小官遵命。

華 慢慢地進兵。

〔華廷普拉斯率兵士退場。〕

哈孟雷特與羅吉，兩人及他從者登場。

哈 〔對隊長〕朋友，這是誰的軍隊？

隊長 這是挪威的軍隊，先生。

哈 我請問您，挪威爲着甚麼目的出兵呢？

隊長 爲打波蘭的某一部。

哈 帶兵的是誰呢？

隊長 是挪威老王的姪兒，華廷普拉斯。

哈 是去搞波蘭的都城，還是去攻邊境呢？

隊長 老實對先生說，不添一句，我們祇要去略他一塊小地方，那地方祇有一個空名，並沒有甚麼實利。那怕祇要我出五塊錢地租，五塊喲，我也不大願意去耕他；假令

賣爲民產，就是波蘭也好，挪威也好，也決賣不到五個德卡以上的價錢。

哈 既是那樣的地方，波蘭人還來防禦你們嗎？

隊長 不，波蘭已經派大兵防守着了。

哈 兩千條性命，兩千塊銀錢，恐怕還不能解決這個草芥問題；這也是國家承平日久府庫太豐長出來的膿瘡，裏面已爛，外面還不知道這人爲甚麼緣故死的哩。——多承您告訴我，朋友。

隊長 願上帝保佑你，先生。

〔退場。

羅 殿下，我們走罷？

哈 我隨後就來了，你們先走一步。

〔衆皆退場但餘哈孟雷特。

你看到處都是責備我的，到處都鼓起我那遲鈍的復仇之念！假令一個人除開吃飯睡覺之外別無要事，別沒有時間的銷場，那還成一個甚麼人？那簡直是一個禽獸罷。當然天既給我們這樣大的推理力，可以瞻前顧後，決沒叫我們把才能智慧都露着不用的道理。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秉着獸類的健忘性，或是一個慮事太過狐疑不決的懦夫，——若把我的思想分作四份，祇有一份是智慧倒有

三份是卑怯，一放着充分的理由，意志，能力，手段不去復讐，却天天口裏嚷着「此讐必報。」地球也似的昭著的前例在那裏勸告我；但看這人數衆多餉需浩繁的軍隊，統率者却是一個柔弱的王子，他的精神一旦爲蓋世的雄心所激，便嘲弄那看不倒的結局，那怕爲一個蛋殼，都不惜把無常的，易脆的生命，暴露於一切運命，死，和危險之前。不錯的，人之所以偉大不是非大問題不動，却是祇要名譽攸關雖爲着一根草都可以和人爭鬪。然則我却如何呢，父親被人殺了，母親被人玷污了，於理於情都無可忍，却恬然忍着，於今好不羞慚，看見這兩萬人迫於眉睫之死，他們祇爲着一種夢幻的兒戲的聲名，至於趨墳墓如衽席，所爭的地方既不够做他們的戰場，也不够做他們戰死者的埋骨之所？哦，從今以後，我要把心放殘忍些，否則一錢不值了！

〔退場。〕

※ ※ ※ ※

第五場 兀爾西諾爾。城內之一室。

后，何勒淑，和一紳士登場。

后 我不想和她說話。

紳士 她定要謁見陛下，她真是癩了；她的心情真值得人家

的哀憐。

后 她要如何呢？

紳士 她總是說她父親的事；說她聽見世界上許多陰謀詭計；她假聲兒咳着，捶着她的胸兒，氣忿忿地踢着稻草；說着一些祇一半有意思的曖昧話兒；她的話固然莫明其妙；可是那不成片段的用語，却能使聽的人自己去推測；他們揣度她的用意，各依己意把那些話補綴起來；看她說的時候那樣對他們霎眼睛，點頭，做手勢，真使人家覺得她的話中間有意思，有甚麼意思雖不大明白，可是總曉得他身上一定遇了絕大的不幸。

何 和她說一說話或者也有益處，因為她也許播散些厄運於那些陰謀家的心裏。

〔何勃激退場。〕

后 讓她進來罷。

〔傍白〕這也是罪惡的本性如此，無論甚麼小事，在我這有病的靈魂看來，都好像甚麼大災禍的預兆；惟有罪人最多愚拙的猜疑，越恐怕事情發覺，那事情越容易發覺。

何勃激引胡龜麗亞登場。

婀 美麗的丹麥王后在那裏？

后 怎麼樣了，婀翡麗亞！

婀 [唱歌] 誰是你的真情人

我何以知道？

由他的拐杖，麻鞋，

和他的海扇兒帽。

后 咳，好小姐，這個詞是甚麼意思呢？

婀 您說甚麼？請您聽我唱罷。

[唱歌] 他一去不復返，夫人啊，

他一去不復返；

頭上是青草皮，

腳底下是石板。

后 可是，婀翡麗亞，——

婀 您請聽。

[唱歌] 和雪一樣白的壽衣，——

王登場。

后 咳，陛下，您看這裏。

婀 [唱歌] 還飾着時鮮的花兒；

她哀哀哭到墳前，

同着紛紛的淚兒。

王 你可好呀，美麗的小姐？

嫻 好啊，多謝您！他們說鴟梟是麵包舖裏的小姐。陛下，我們都祇曉得今日，不曉得明日如何。上帝保佑你！

王 〔傍白〕她還思念她的父親。

嫻 我們莫說這事罷；他們若問那是甚麼意思，你就這麼告訴他們：

〔唱歌〕明天是二月十四日，

大家都早些起來，

我，站在你曉窗前的處女，——

來做你的 *華冷胎。

*Valentine者二月十四日所定的情人。

王 他是這樣有多久了呢？

嫻 我希望一切都會大好，我們非忍耐不可；但是我一想到他們會把他放在那樣冷的地方不由我不哭。我的哥哥不久也會知道的；承您忠告我，我感謝得很。——來，我的車子在那裏！——請各位夫人的晚安；少陪，賢美的夫人們；少陪，少陪。〔退場。

王 緊緊地跟着她去；好生照拂他，我請你。——

〔何勃汝退場。〕

阿，這真是悲哀太過的害處；一切都是從她父親之死生出來的。咳，哲特魯德，哲特魯德，憂患之來，決不祇單派一個步哨來，總是舉大隊來的。第一，她的父親被人殺了；第二，你的兒子，雖說他禍由自招，又流竄到海外去了：一般愚民關於波樂紐斯之死瞎猜亂道的很多；加上朕又不該悄悄地把他薄葬了：以致可憐的婀翡麗亞迷了她的本性和她那明慧的理智，陷入我們所想像不出的癡狂狀態：最後，還有比這些更使人擔心的，聽說她的哥哥私從法蘭西歸國了，他見他父親死得奇怪，心裏自然疑惑，同時又不少道路流言傳染毒菌到他耳朵裏去；將來保不定他要來面責朕躬。阿，親愛的哲特魯德，我心裏像被開花彈打着似的哩。

〔裏面人聲喧嘩。〕

后 阿呀，這是鬧甚麼？

王 我的禁衛兵隊在那裏？快教他們把宮門守住。——

別一紳士登場。

外面鬧着甚麼事？

紳士 陛下，快些逃難；大海，超出他的境界，來吞平濱地

的勢子，還遠不及那少年內亞底斯，帶領着一羣暴徒，威壓陛下的禁衛的神速。暴徒們都叫他做國王；而且好像世界重新開闢，甚麼風俗習慣都不必講，祇他們便是一切法令的批准者支持者似的，他們喊着「我們選舉內亞底斯做國王！」無數的帽子，無數的手，無數的舌子，把「舉內亞底斯做國王，內亞底斯王！」這幾句話歡呼到九霄雲裏去了。

后 他們把追跡都弄錯了，還叫得那樣得意！你們找反了方向，丹麥的蠢狗們啊！

王 宮門打破了。 [裏面嘈雜益甚。

內亞底斯，武裝；率丹麥羣衆登場。

內 國王在那裏？——請你們站在外面。

羣衆 不，讓我們進來。

內 我請你們莫進來，讓我自去理會他。

羣衆 好，好。 [退立門外。

內 有勞你們：守住門口。——哼，你這萬惡的王，快還我父親來！

后 你放平靜些，好內亞底斯。

內 我若有一滴平靜的血，便宣告我內亞底斯是一個私生子，

罵我父親做忘八，在我媽媽那貞潔的額頭上烙一顆「淫婦」的印。

王 內亞底斯，你這樣長人似的謀叛：到底爲着甚麼緣故？——讓他去罷，哲特魯德；你不要替朕躬擔憂：一國之主自有神聖的牆垣圍着，謀反叛逆之徒儘管來窺却達不到他的目的。——告訴我，內亞底斯，你爲甚麼這樣發怒？——讓他去罷，哲特魯德——你說。

內 我的父親到那裏去了？

王 死了。

后 可是並不是他殺的。

王 讓他儘量說罷。

內 他如何死的呢？我這次可不受你的騙了：就打到地獄裏去我也要報警！君臣的盟誓，丟給那漆黑的魔鬼去了！良善慈悲的心腸丟到無底的地獄裏去了！我情願受地獄之苦。我抱定了這個宗旨：現在也好，來世也好，我都不管了，要怎麼樣便怎麼樣；我祇要痛快淋漓地替我父親報警。

王 誰阻止你報警？

內 除非我無意報警便罷，否則舉全世界的力都不能阻止我；

我的手段雖說有限，憑我運用得法，不難收十二分的效果。

王 好內亞底斯，你說你想知道你父親被害的真相，但是你那報仇單上是不是寫着無論朋友也好，敵人也好，報警之日玉石俱焚呢？

內 除開我父親的讐人之外我都不問。

王 然則你想知道你父親的讐人嗎？

內 對於我父親的良友們我不吝張開這樣寬的手；并且不惜和那捨身哺子的鶉鴝鳥一樣，把我的血饗饌他們。

王 正是呀，這纔是一個真孝子，真紳士說的話。你父親被害我併沒有關係，并且我還是頂爲這件事傷心的，你是一個觀察極犀利的人難道這個青天白日一樣的事還看不明白嗎？

羣衆 [在內]讓她進來。

內 怎麼樣？你們鬧什麼？

柯爾麗亞再登場。

阿，熱氣啊，快把我的腦子烘乾罷！放着七倍鹽的眼淚啊，快把我眼睛醃瞎罷！——憑着天說話，你的瘋癲我非論筋兩賠償你不可，要賠到我們的秤桿都倒豎起來纔對得你住。咳，五月的薔薇啊！親愛的少女，好妹妹，可愛

的婀蘇麗亞啊！——天呀！難道年輕的女孩兒的心也和老
年人的命一樣的脆弱嗎？人的天性因為有愛慕所以微妙，
你那微妙的性兒難道擎着一些珍愛的贈品追他所愛慕的
去了嗎？

婀 [唱歌] 他們讓他露着臉兒抬上棺車去；

嘯嘯哩，嘯哩，嘯嘯唳；

他的墳頭淚落如春雨。——

少陪了，我的鴿兒！

內 你若沒有瘋，哭着叫我復仇，也不能像你今日這樣感動
我。

婀 你要是這樣唱啊，「黨拉黨，你叫他做黨拉黨」嚶喲，
這是甚麼運命！偷主人家的女公子的却是那個壞管家。

內 這些沒有道理的話反勝於那有道理的。

婀 這裏有一枝迷迭香，是管記憶的；請你，愛人呀，要常
常記得我；這裏有一枝蝴蝶堇，是管思念的。

內 念癡狂之中也含有教訓，教人不可忘記要常常思念很有
理。

婀 [對王]這裏有一枝茴香，還有幾枝樓斗菜送給你；[對后]
這裏有一枝芸香送給你；這些我自己要；我們可以稱她

第四幕 第五場

做禮拜日的慈愛草；但芸香的插法可要特別些。這裏還有些延命菊：我本來還想送些紫羅蘭給你，但是自從我父親死後他個都凋謝了；人家說他得了一個好收場，

〔唱歌〕快活可愛的羅賓是我歡愉一切啊。

內 她把思慮也好，憂傷也好，情熱也好，就是地獄自身也好，都化成好意的精美的東西了。

姻 〔唱歌〕他再也不回了嗎？

他再也不回了嗎？

不是，不是，他已經死了；

到他永眠的牀上去了，

他永沒有歸期了。

他的鬍子雪也似的白，

他的後腦作亞麻色；

他一去不復回，一去不復回

我們長哭亦何爲：

上帝保佑他的靈魂早昇天界！

我爲一切基督教的靈魂祝福。——上帝保佑你們。

〔退場〕

內 上帝呀，您看見這個沒有？

王 內亞底斯，朕一定要替你分擔這憂愁，你若不許，便是你拒絕朕的好意。現在你可去把你那賢明的好友喚幾個來，仲裁你我的曲直。不問是主使附和，祇要他們尋得出一點證據，證明朕與你父親之死有關，我情願把朕的王國，朕的王冠，朕的生命，和其他一切稱爲朕躬所有的各物都送給你，并無異言；若是尋不出一點錯處，那麼請你平心靜氣聽朕的話，朕一定和你同心協力使你的心裏得相當的滿足。

內 就是這樣辦罷；因爲我父親既然死得古怪，葬也葬得不明不白——遺骨之上既沒有戰利品和刀劍，也沒有紋標，其他既沒有行高貴的喪禮又沒有排公式的儀仗——皇天后土，怨聲相答，所以我不能不與問罪之師。

王 要與祇管與；但看罪人在那裏，大斧便向那裏砍去，你同我來罷。 (退場)

* * * *

第六場 城內之別一室。

何勒波與侍者登場。

何 要和我說話的是誰？

侍者 回先生，是一個水手；他們說有幾封信要送給先生。

何 叫他們進來，——

〔侍者退場。〕

我想除哈孟雷特殿下之外，地角天涯誰會寫信給我。

水手們登場。

水手 1 上帝賜福於您，先生。

何 讓他也賜福於您罷。

水手 1 先生，倘若他不棄我時，他會賜福於我。這裏有一封寫給何勒淑先生的信，——是從到英國去的使節寄來的一剛纔聽說您就是何勒淑先生，那麼這信就是給您的了。

何 〔談信〕何勒淑兄，您看了這封信之後，請給來人以謁見國王的機會；因為他們還帶有給他的信哩。我們在海上剛過了兩天，便爲一武裝的海賊船所襲。我們自知本船速力太小，祇得鼓勇應戰；我被海賊捉過他們的船上：這時賊船已離開了我們的船；所以祇有我一個人做了他們的俘虜。他們待我很好；但無非想藉我發一注大財罷。您把我寫給王的信交了之後，趕快整理行裝用逃命的速力跑到我這裏來。我有一些使你聽了要啞的話想和你說；可是一紙書終載不了這樣重的話。這幾個忠實的來人必能引你到我這地方來。羅岑克蘭慈，和吉爾登斯垣仍然

向英國去了；關於他們倆人我有許多要告訴你的話。少陪了。

兄的至友，哈孟雷特頓首。

來，我帶你們去交這些信去；我們趕快把信交了，你們好帶我到你們擎這些信來的地方去。 [退場。]

※ ※ ※ ※

第七場 城中之別一室。

王與內亞底斯登場。

王 現在你的良心可以承認我與你的父親之死無關了。而且你既然聽明白了殺你的父親之人意在要我的生命，那麼，你應該把我當作你的好朋友。

內 這道理也很對；但是您要告訴我您對於這種性質極兇惡極該死的行為怎麼不加責罰呢，您就為明哲保身計不也應該責罰他嗎？

王 咳，也祇為兩個特別的理由，這兩個理由在你或者覺得很薄弱，在我可重大得很。他的母后幾乎不看見他便不能活；至於我呢——且不管這是德不德——他的娘就是我的生命我的靈魂，就像星不離軌似的，我也不能離她。我何以不敢公然責罰他的別一個理由，就因為他很受一般

愚民的愛戴，那怕他有十惡大罪，一浸在他們的感情中間，便像礦泉把木頭化成石頭似的，我越禁錮他，他們便越愛戴他了：我所以搭着箭而未敢發的緣故，因為當不依這樣強的世風，恐怕箭發出去不獨不能中靶，反傷了自己的手。

內 那麼我那高貴的父親是應該死的，我那用舊式形容詞說起來，「仙姿美德冠絕古今」的妹妹是應該瘋的了：我非報讐不可。

王 這你可以不必着急；你莫以為朕是那一種呆板愚鈍的材料做的，讓火燒了鬍子還以為好笑。我不久還有好消息告訴你：我頂愛你的父親，我們倆又很要好；所以我希望能叫你——

一使者登場。

怎麼樣！有甚麼消息？

使者 陛下，哈孟雷特殿下有信來了：這封是呈陛下的；這封是呈國母陛下的。

王 哈孟雷特來的！誰送來的？

使者 陛下，他們說是水手送來的；我沒有看見他們：這些信是克魯朶給我的；他是從那送信人手裏接來的。

王 內亞底斯，我念給你聽。——

你們下去。

〔使者退場。〕

〔讀信〕至高至大的國王我現已赤條條地回國了。請於明日謁見龍顏；若蒙俞允當將此次陡然回國的奇怪的情由奏聞陛下。

哈孟雷特

這是什麼意思？其餘的人都回了嗎？難道這是弄耍的，沒有這回事嗎？

內 陛下，可知道他的筆蹟？

王 這字又的確是哈孟雷特寫的。譬如這「赤條條地！」四字，這反面他說「獨自一人」等字都像極了。你的意見以為如何呢？

內 陛下，我越弄越不明白。但是他回來了更好。我心裏剛要冷下去的決心又藉此煖熱了，我要當着他的面問他「這事可是你做的」

王 若是他真歸國了，內亞底斯——他怎麼會歸國的呢？誰又保得定他不曾歸國呢？——你能聽我的指揮不能？

內 能；祇要您不叫我心裏不安。

王 正要叫你安心呢。他現在若真回來了，像這樣半途折回，不想再去了，那麼我定要使他入我所設下的圈套，他一

進了我這圈套就莫想再活；并且他是這樣死了不獨一般人無從非難，就是他的娘也祇當是不測之災決想不到是陰謀的結果。

內 那麼就依陛下的意思做去罷；但是若能使我做實行計策的器官，就更好了。

王 對啦。自從你留學之後，常聽得人家說起你。有人在哈孟雷特的面前說起你一樁本事好了得；你的才藝也不少但是都不能如那樁本事那樣引起他的嫉妒，雖說在我看來不值什麼。

內 陛下是說我那一樁本事呢？

王 這樁本事雖不過少年人帽子上的飾紐，可是也很必要；因為少年人之宜於穿輕鬆活潑的衣裳，和老年人之宜於穿保持健康與威儀的裘服是一個道理。兩個月前，這裏來了一個諾曼諦的紳士：——法國人之善騎馬我是親眼見過的，并且在戰場上和他們鬪過；但這位豪勇的法國人關於這一道簡直有一種魔術：他簡直把身子長在馬鞍上，其騎法之神奇就好像人馬一體，合成了一種半牲動物似的。他那種聰明真是難及，我一心想學他的樣子和法子，可是總學不像。

內 他是一個諾曼諦人？

王 是一個諾曼諦人。

內 那麼他不是納蒙却是誰？

王 正是那人。

內 我很知道他；他真是法蘭西全國的珍寶哩。

王 他也說起你的事，他對於你的武藝，異常恭維，尤其恭維你的擊劍，他說，若是有誰能夠和你相敵那真是好看煞人；他還賭咒說，他們法國的劍客若和你交手，不獨會手忙腳亂辦不了招架的工夫，連眼睛都會看不準。這幾句話可把個哈孟雷特激怒得甚麼似的，他一心祇望你趕快回來，和他比試。現在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點——

內 利用這一點？

王 內亞底斯，你的父親當日對你可好？你那臉上的悲哀可是塗抹上去的，沒有真心？

內 陛下怎麼這樣問我呢？

王 我並不是說你不愛你的父親；不過我知道愛情是隨時間發生的，據我過去的經驗，愛情的火焰又每為時間所限制。並且就是愛情的火焰中間也伏着一種火焰消歇的燈心或是燭花。世間沒有長好的人情，人情若太多，反把

人情滅了。比如我們想做一件甚麼事就要趁想做的時候
做去；因為這「想做」的內容是會變的。並且其所含減退
遷延的分子之多和世間的舌子，手，事變之數不相上下。

就是那「將做」兩字也是敗家子的嘆息，祇偷一時的苟
安却成了終身的大害。這些都不管，瘍子要潰就讓他早
些潰：現在哈孟雷特回來了；你將如何從行為上表示你
自己是你父親的兒子呢？

內 我要把他刺死在禮拜堂裏。

王 那有的事，禮拜堂裏豈容殺人；報警是不擇地方的。
內亞底斯，你若真有報警之心，你這幾天祇伏在家裏不
要出去。哈孟雷特一回我就對他說，你也歸國了：朕當
派人到他那裏去恭維你的本事，要說的比那法國人恭維
你的話還要錦上添花；最後，便懸起彩物，叫你兩人比
賽。他是一個疎忽的人，極不關心這些陰謀詭計，當然
不會仔細去檢查練習劍。那麼，你可以小小弄一點鬼，
選一柄開了口的劍，祇要暗算地一戳，你的殺父之警不
就報了嗎！

內 我一定照這樣做；要使那一戳有效我還可以在劍上塗些
毒藥。我從江湖上行術賣道的人買了一瓶油藥，這油藥

毒極了，若把刀尖在這油裏浸一下，拏起刺人時祇要些微受一點傷就要見血。那怕在月光之下採集各種靈草製成的奇膏妙藥都莫想起死回生；我想把刀尖上塗他一點油藥，那麼卽算我傷他很輕，他也是死定了。

王 我們還想想別的法子；要使我們的暗算成功看還要如何謀時間和手段的便利。若是這一着不成功，或是我們的計策行得不好被人家看出破綻了，那麼反不如最初不行的好；所以假如這個計策失敗，還應有個退步或第二個計策來打接應。靜，一讓我想想——你們比賽的時候我得提出些彩物——哦，有了：你們交手的時候一定身子發熱口裏也渴起來——你可以故意猛烈地和他比賽使他更容易口渴——那麼他一定喊着要喝甚麼東西，我就替他安排下一鐘毒酒，祇要啜一口兒，那怕他偶然逃脫了你的毒劍，也逃不脫朕的毒計了。——

王后登場。

愛妻，有甚麼事？

后 咳！重重的不幸這樣快地接踵而來。——內亞底斯你的妹妹溺死了。

內 溺死了！在那裏？

后 有一枝楊柳斜斜地長在溪邊，玻璃似的溪流之中，倒映着他的白葉：她擎着一個用毛茛，苧蓼，雛菊和那村野的牧兒呼以粗俗之名，而清淨的女孩兒家喊他們做「死人之手」的，莖長色紫的花紮成的花環走來：爬上垂在溪邊的柳枝想把那花環兒掛上，誰知那無情的枝兒一折，把那花環和她自己都墜在嗚嗚咽咽的溪流之中。幸虧她的衣裙張的很寬一時像人魚似的浮在水面；又像不知痛苦爲何物的人，或是習於水性的動物似的，唱了好幾節兒古歌：可是這如何能久呢，她的衣裙，飲水漸多也漸漸重起來，最後就把我那可憐的嫻翡麗亞和她那哀婉的歌聲一起拖到水底下去了。

內 阿，她就是這樣溺死了嗎？

后 溺死了，溺死了。

內 可憐的妹妹，你飲的水已經太多了，我忍着眼淚罷。可是那裏忍得住；天性要守着她的習慣，要笑我的謔管笑去：出了眼淚，也可以去了兒女之情。一少陪了，陛下；我雖有烈火也似的言語想要爆發，也被這些痴愚的東西鎮滅了。

〔內亞斯底退場。〕

王 哲特魯德，我們跟去罷；我不知費多少力纔平了他的氣！
我恐怕因此又把他的氣惹發了；所以讓我們跟着去罷。

《阿瑟》。

第五幕

第一場 墓地。

兩小丑携鐵，勁登場。

小丑1 這個自己尋死的女子却想執行基督教的葬儀嗎？

小丑2 正是；因此你要趕快替她開墓呀：據上頭的討論說她大可以依基督教的儀式。

小丑1 若不是爲着自衛而溺死的，怎麼能說可以呢？

小丑2 我祇曉得上頭說可以。

小丑1 除非爲自衛而死的纔可以；否則不能。因爲要點在這裏：若是我自願投水，這便叫做一個行爲，一個行爲分三條小枝：第一是行，第二是爲，第三是成：所以她是自己願意投水的。

小丑2 那固然不錯，可是開墓的老爹，——

小丑1 你聽我說。譬如這裏有一塘水；好：這裏站着一個人，好：若是這個人跑到這塘裏去投水，這不管他是願意不願意，總算他自己去的，注意這一點；但是假如那塘水望着他跑來把他淹死了，那麼他便不是自己淹死的：所以，他對於他自己的死就沒有責任不是自尋短見。

小丑2 這難道是法律嗎？

小丑1 是的，這是驗屍官的法律。

小丑2 說一句老實話罷。這個女子若不是一個官家的小姐，也決不能行基督教的葬式哩。

小丑1 是哪，你說得一點不錯；世家大族比起普通的基督教徒來，無論投水也好，懸樑也好，都體面得多，真是好笑。一好，挖起來罷。講到世家現在也沒有比作園的，掘溝的，和開墓的這三家更古；這三家至今還繼續幹着亞當老祖的勾當哩。

小丑2 亞當老祖是一個世家嗎？

小丑1 他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個帶過「徽章」Arms的。

小丑2 那裏的話，他何嘗帶過「徽章」。

小丑1 甚麼，你這人怕是個異教徒罷？你那聖書是怎麼讀的？聖書上說「亞當掘地；」他難道不要「器具」Arms也能掘地嗎？我還要問你一件事；你若答得不對題，就要自己懺悔——

小丑2 你問。

小丑1 甚麼人造出東西來比石匠，造船匠，和木匠所造的還要堅固？

小丑² 做絞首架的；因為那個架子雖經一千個租借人，還是一樣的堅固。

小丑¹ 你這傢伙倒還聰明：絞首架很好，但是如何好呢？
因為懲辦那些做壞事的所以好；現在你做了壞事，因為你說絞首架比禮拜堂還造得堅固：所以，絞首架於你這傢伙很好。好，再答過。

小丑² 你是問誰造的東西比石匠，造船匠，木匠所造的還堅固嗎？

小丑¹ 是的，快說出來，便饒了你。

小丑² 好，我說罷。

小丑¹ 你說。

小丑² 我的爺，我說不出。

哈孟雷特與何勒淑遠遠地登場。

小丑¹ 你莫打爛了你的狗頭，蠢驢子怎麼打也是走不快的；
以後若有人再拿這個問題問你的時候，你祇說是「造墳墓的」；因為他們所造的房子直到世界末日還不會壞。去，
你到饒翰那裏去；弄一壺酒來我吃。 [小丑²退場。

[他且振，且唱。

小時候，我也曾戀愛過，戀愛過，

我覺得那味兒真不錯，
這也是一種——啊——學問，練達了一阿——世情，
纔不知道我當年鬧些甚麼！

哈 你看他掘墓的時候還唱歌，難道他不曉得自己幹的是甚麼勾當嗎？

何 做慣了也就不覺得了。

哈 光景是那個道理；不大用的手有極精密的感覺，也是這個道理哩。

小丑 1 〔唱歌〕 誰知年紀，脚步兒輕輕地，
將我一把抓在他的爪子裏，
自從將我拋到這個島上來，
好像我從來不是這樣的。

〔丟出一個調羹。〕

哈 那個調羹從前也有一根舌頭，也能唱歌；那村夫怎麼把他當作開關以來第一個兇手，該隱的頸骨一般亂敲亂打！現在被這個蠢物戲弄的，誰能保得定不是個一手遮天的政治家的頭顱呢？

何 也許是的。

哈 或者是一個廷臣的頭，在當日還會說「請大人的學識！」

大人近來怎麼樣？」或是極口贊揚甲大人的馬，心裏却望他日後相送的乙大人也未可知哩，你說是不是？

何 是。

哈 一定是的；可是現在成了蛆蟲夫人的所有物了。臉上的肉盡沒了，倒被掘墓穴的人的鋤頭敲着頭蓋：這中間定有一種微妙的推移，可惜我們沒法子看見。咳！難道這些骨頭之長成除供人家用棒子打着耍之外沒有別的目的嗎？想起來使人好難受。

小丑1 [唱歌] 一鍬，一鍬，又一鶴嘴，

又鋪上一鋪長壽被；

可憐這個黃土坑

專備這樣的客人睡。

[又丟出一個詞彙。]

哈 又是一個；這又誰保得定不是一個律師的髑髏呢？現在他的遁詞，他的詭辯，他的律例，他的借地法，和他的欺詐都到那裏去了？他如何吃這蠢漢用沾泥帶水的鋤頭打了頭蓋却不去告他一個毆打罪呢？哼！這位先生當日也許擎起他的律例，他的甘結，他的罰金，他的二重保證人，他的損害賠償，來大買田地；於今他的大好頭顱

滿裝着大好的泥土，這難道是罰金的結局，損害賠償的取得嗎？他的保證人再不肯證明他的取得物嗎？所謂兩重保證人者初不比兩紙文契更長更寬嗎？就是他的田產的文契也不能放在這個盒子裏；連承買的本人都不能不化爲烏有嗎？

何 真是甚麼都沒有了。

哈 文契的紙不是用羊皮做的嗎？

何 是的，有時還用小牛皮。

哈 想靠那些東西傳之久遠的人真是一些牛羊哩。待我和這個人說一說話。——老頭兒，你這墓是誰的？

小丑1 先生，這是我的。——

〔唱歌〕可憐這個黃土坑

專備這樣的客人睡。

哈 我也以爲是你的，因爲你不是在墓中間嗎？

小丑1 先生，你在墓外，所以這墓不是你的；若是我呢，我並沒有睡在(lie)墓中間然這墓却是我的。

哈 你分明是撒謊(lie)你在墓中間說這墓是你的；這墓是爲死者的，不是爲生者(Quick)的：所以你是撒謊。

小丑1 先生，這真是當面(Quick)撒謊；我拏這兩字來還

敬先生罷。

哈 你這是替甚麼人開墓呢？

小丑1 并不是替甚麼人。

哈 那麼是替甚麼女人呢？

小丑1 也不是替甚麼女人。

哈 然則到底是埋誰的呢？

小丑1 先生，這要埋的從前原是一個女人；但是，願她的靈魂安樂，她已經死了。

哈 這傢伙好難說話，我們若不瞧着辭令書說，就要吃他尋着錯處。實在，何勒淑，我這三年間很細心觀察了一番；覺得時代一天天尖利起來了，百姓的腳尖幾乎要擦傷廷臣的脚跟上的凍瘡了。——你做了幾年掘墓的？

小丑1 一年三百六十天中間，我是從先王哈孟雷特征服華廷普拉斯那天做起的。

哈 經了多少年了？

小丑1 你算不出嗎？任問甚麼蠢人都可以算得出：那一天正是少哈孟雷特生的那天；他現在瘋了，送到英國去了。

哈 哦，不錯，可是那少哈孟雷特何以送到英國去了呢？

小丑1 我不是說他瘋了嗎？他若到了英國總該恢復原狀；

卽算不恢復，也沒有甚麼大要緊。

哈 何以不要緊？

小丑 1 因爲他們也看不出他是瘋子；英國的人都和他一樣
的瘋癲哩。

哈 他何以發瘋的呢？

小丑 1 人家說他發瘋的原因很奇怪。

哈 怎麼樣奇怪？

小丑 1 老實說，他迷失了本性。

哈 迷失本性之源發於那裏呢？

小丑 1 自然發源於丹麥；我在這丹麥國前前後後做了三十
年掘墓穴的人。

哈 人埋在土裏面可以經好久不腐爛呢？

小丑 1 老實告訴你，祇要他不是生前已經腐爛了的一因爲
近來害痘瘡的屍很不少，那種屍幾天也經不得一可以經
得八九年光景；製革匠可以經得九年。

哈 他何以比別人經得久些呢？

小丑 1 這道理有甚麼難懂呢，先生，他做了那行藝業，連
自己的皮都鞣得軟軟地，好些時候能進去；這水就是
腐爛屍體的好手。這個鞣膠在土裏埋了二三十年了哩。

哈 這是誰的呢？

小丑1 這是一個發瘋的雜種的；你說這是誰的？

哈 我不知道。

小丑1 你看這遭瘟的雜種！他有一次曾拿起一壘葡萄酒潑在我的頭上。先生，這個鬍鬚便是國王的弄臣，約利克的鬍鬚。

哈 是這個？

小丑1 正是。

哈 把我看看。—〔取鬍鬚〕阿，可憐的約利克！—我知道他，何勒淑；他是一位談諧百出奇思縱橫的朋友：小時候他至少也背過我千多遍；現在一想起來，屢呀，好難過！心裏要作嘔。這裏從前掛着兩片嘴唇。我不知道親過多少次。——你的嘲笑呢，現在到那裏去了？你的跳舞呢？你的歌唱呢？你那常使滿座絕倒的滑稽的天才呢？現在竟沒有一個人來理你這露齒而笑的樣子嗎？你很失意嗎？現在你可以到金閨繡閣裏去告訴那些夫人小姐，說任她們把燕支水粉塗起一寸厚，結局也是這一幅尊容；叫她們也笑一笑。——我請您，何勒淑，告訴我一件事。

何 甚麼事，殿下？

哈 你說地下的亞歷山大可也是這一幅樣子？

何 是的罷？

哈 也是這一種氣味嗎？呸！ 〔丟掉磚塊。〕

何 是的罷。

哈 咳，知道我們的骨頭將來做甚麼怪用，何勒澈！我們的想像若跟着亞歷山大王的塵埃飛去安知最後不見他塞着酒桶的孔呢？

何 照殿下那樣想去也未免太想入非非了。

哈 不，一點也沒有想入非非；我不過以「應有之事」做我的想像的嚮導，平平穩穩跟着他到那裏去的罷；就是這樣的：亞歷山大死了，亞歷山大葬了，亞歷山大化爲塵埃；塵埃就是泥土；泥土可以做粘土；那麼何以見得亞歷山大變成的粘土不會拏來塞啤酒桶呢？

霸王凱撒，死了變粘土，

一朝塞在當風的孔穴中；

阿，這這震驚一世的一塊土。

會拏來修補破壁防狂風！

可是，喂，莫做聲！莫做聲！快躲開！你看國王，

僭僂等的行列登場；接着便是納斐羅亞的遺骸，內亞底斯，會葬者；

王，后，與其他侍從等。

王后，廷臣們都來了；他們是送誰的葬呢？並且又用這樣簡省的儀式？這大約是表示他們所送的人是因失望自殺而死的；這個死者一定是個身分很高的人，我們姑且躲開，看一看形勢。

〔與何勒淑同伏撲蓋。〕

內 還有別的儀式沒有？

哈 那是內亞底斯，一個很高貴的青年；注意。

內 還有別的儀式沒有？

僧侶 1 她的喪禮，已經儘我們的教權所及擴張到無可擴張了：她死得很曖昧；若是沒有朝廷的大命變通教會的定章，那麼她祇好暫居在不聖潔的地下，等最後審判的喇叭；不單止不得替他祈禱，還要把些碎磁，燧石，石卵之類丟在她的屍上；可是現在却許她戴着處女的花冠，撒着鮮花，還鳴弔鐘行葬禮送她回去，已經算破格了。

內 硬沒有別的禮可行了嗎？

僧侶 1 沒有別的禮可行了；我們若同對死得其正的亡者一般，也對她念安魂歌或是念甚麼早昇天界的咒語，便會褻瀆基督教的葬禮了。

內 那麼把她放下土去罷：——從她那美麗清潔的肉體，會生

出無數的紫羅蘭來！——我告訴你，你這慳吝的僧人，你在地獄裏哀號的時候，包管我的妹妹已做了天使呢。

哈 甚麼，死的是婀翡麗亞！

后 可愛的花兒送與可愛的人兒；婀翡麗亞；少陪了！〔撒花〕我祇望你做我的哈孟雷特的妻子；我祇想裝飾你的新娘床，可愛的少女啊，誰想今日却在你的墳上撒花呢！

內 三倍的災禍啊，添上成三十倍，降在那以兇惡的行爲奪去了你那極明白的意識的冤家的頭上去！——泥土且慢一點堆，等我再抱她一次。

〔跳入墓中。

現在你們堆起泥來莫管活的死的，直待這塊平地堆一成座俯瞰老栢梁及渥林普斯絕頂的山岳纔止。

哈 〔上前〕那個把悲哀的語氣加的這樣強的漢子是誰？那使遊星聽了驚的走不動的哀詞是誰說的？我來了，丹麥的世子哈孟雷特！

〔也跳入墓中。

內 魔鬼奪去你的靈魂。

〔互相扭打。

哈 你莫說那種話好些。請你，不要抓着我的咽喉；因為，

第五幕 第一場

我雖不是容易發氣的鹵莽漢子，可是也帶有幾分使你心裏懼怕的危險性。放手！

王 快把他倆人分開。

后 哈孟雷特，哈孟雷特！

一同 兩位都莫打了，——

何 好毆下，不要使氣。

〔侍從分開兩人，兩人出了墳墓。〕

哈 我就打到眼臉都不會動了也要和他爭這個問題。

后 我的兒呀，甚麼問題呢？

哈 我愛了茱麗亞；那怕四萬個兄弟，各拏出他們滿腔的愛，也抵不得我一個人的多。——喂，你還想替她怎麼樣做？

王 哦，他是一個瘋子，內亞底斯。

后 看上帝的面上，忍耐些罷。

哈 賭咒，看你做哥哥的要如何做法：你哭嗎？你打嗎？你絕食嗎？你扯爛你一身嗎？你吃酸醋嗎？吃鰐魚嗎？我也會做。你是到這裏來號哭的嗎？來跳下墓去掃我的面目的嗎？你要和她生理，我也來打仗；你若大言不慚地說甚麼高山低山的時候，那麼讓他們把億萬畝的泥照我

們身上推下來，要推到我們這塊地面的絕頂，燒焦在烈火帶裏；使痾撒山成一個小痣纔罷！怎麼樣？你有嘴會談大話，我就沒有。

后 這些話都是瘋話，暫且讓他發作一下；他的沉默立刻就會像母鳩孵着黃金似的雛兒一樣，垂着翅膀耐性兒坐下來的。

哈 我說，老兄；你爲甚麼這樣待我呢？我們從前不是好朋友嗎？——但是這也不必管他；任赫邱理斯怎麼樣做，畢竟貓不能不叫，狗不能不跳。 [退場。]

王 我請你，何勒淑去招扶他——

[何勒淑退場。]

[對內亞底斯] 你祇記得朕昨晚說的話，再耐忍些；朕馬上就要把那件事試驗一下看。——好哲特魯德。你要小心你的兒子。這個墳墓還少一塊活碑；我們祇耐着性子進行，不久便可以看到天下泰平。

[一同退場。]

※ ※ ※ ※

第二場 城內之大廳。

哈孟雷特與何勒淑登場。

哈 老兄，這件事就說到這裏止；於今再說別的事；您都記下了嗎？

何 都記下了，殿下！

哈 老兄，那時我心裏有一種苦悶，任如何睡不着；我覺得比上了腳镣的暴徒還難過些。所以我猛然，——哼，也叫人曉得猛有猛的好處，我們的深謀遠慮失敗了的時候，有時反讓粗猛立了大功；可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何 這是千真萬確的。

哈 出了我的艙房，把海船上穿的外套披在肩頭上，在黑暗中間摸來摸去想找那件東西；果然如了我的意，找到了那個信包，我趕忙退回我的艙房；一時嚇得太兇了，不覺忘了法度，我大膽開了他們要捧呈英王的國書；抽出國書一看，何勒淑，——你看那賊王好奸險！——原來是一道嚴重的命令，中間還捏造一些口實說為維持丹英兩國的治安起見，留着我的生命的時候，哈！終久要與妖作怪的，因此，國書達覽之日，不許有一刻遷延，也不必等磨好斧頭火速將我的腦袋砍掉。

何 天下會有這樣的事？

哈 國書現在這裏；得空時你自己去看。我還要告訴你我後來

怎麼做的罷？

何 請說。

哈 既然四方八面都是奸人不待我對腦筋說明，他早已開始活動了。——我就坐下來，製造一封新國書，寫得精精緻緻的；我從前也和我們的政治家一般以會寫字爲卑鄙，費盡力想忘掉那種本事，可是現在他却做了我的得力的家人了。你想知道我寫了一些甚麼嗎？

何 我正要奉問。

哈 我寫的是丹麥王對英王一封極懇切的咨文。說英格蘭既是他的忠誠的屬國哪，說丹英兩國間的交情既像棧欄一樣的繁榮哪，說平和的女神既永遠戴着小麥的花冠，站在兩國之間聯絡友誼哪，此外像這種拖着重擔的驢子還縷列了一些，最後便說此書達覽之後，請將下書人立時處死，不可有片刻延挨，連懺悔的猶豫都不要給他們。

何 你又如何調印的呢？

哈 說起來這也是天的命令。我的袋子裏恰好藏得有我父王的私印，這和丹麥國王的玉璽同一個模型；於是把我寫的這封國書照那封一樣的疊好了，署了名，調了印，把他好好生生放在原來的地方，你想誰還知道這國書辭換

了嗎？到了第二天我們便和海賊打戰；後來的結果如何，你已經知道了。

何 那麼羅岑克蘭慈和吉爾登斯坦兩人真是去討死的哩。

哈 這是他們自己討來的差使：可不能怨我的良心不好；誰叫他們要那樣討國王的好呢。賤夫小人在兩雄相鬪火星亂射的刀劍之間走來走去時總有些危險。

何 咳，這真成了一個甚麼國王！

哈 你想想，像這樣殺了我的父親玷污了我的母親，遮斷我繼位的希望，用這一種詭計想連我的生命都釣了去的東西，藉我的手誅戮他難道算壞了良心嗎？這一種人類的姦賊若不殺掉讓他再害別人豈不反要墮入地獄嗎？

何 你那對換文書的結果，恐怕國王不久便會接到英國的報告。

哈 哼，不久便會接到報告；但到那時已經是我的天下了；一個人祇有「一」條命哩。不過我很悔，何勒淑，我不該對內亞底斯那樣狂暴；因為，推我自己的心，可以看到他的肖像。我要對他謝過纔是；可是他該哭的太傷心，所以激得我一肚皮都是氣。

何 莫做聲！誰來了？

病斯利克登場。

病 恭喜殿下歸朝。

哈 謝謝你，先生，〔向病白〕你知道這水蠅是誰？

何 〔對哈白〕回殿下，我不知道。

哈 〔對何白〕你比我運氣好些；因為知道他真是罪過。他有許多肥沃的田地；既然牛馬可以做牛馬的王，那麼國王以餐桌上正不妨搬起他的秣槽去。這東西雖然是一隻呆鳥，可是，像我剛纔說的，泥土倒很不少。

病 世子殿下，國王陛下命小官來告訴殿下下一件事情，不知道殿下有功夫聽沒有。

哈 那麼我當小心翼翼地聽。可是你的帽子要改正用途；那是戴在頭上的哩。

病 多承殿下指導，祇因天氣太熱了。

哈 不熱，我不說假話，天氣很冷；現在發北風哩。

病 殿下，真是冷得很。

哈 但是由我的體質講起來，却是熱的了不得。

病 殿下，真是熱的非常；熱的了不得，一就好像，一簡直說不出有好熱。可是，殿下，陛下命小臣告訴殿下說，他此次為殿下打了大賭。打賭的緣故就是，——

哈 請你不要忘記了——

〔哈指病令戴頓。〕

病 哦，這真該死；我祇願圖爽快去了，這真該死。——最近內亞底斯也歸朝了；他真是一個絕對的紳士，各種的長處絕多，應對又嫺雅，舉止又堂皇：確切地講來，他真是紳士界的儀表；因為凡紳士所必備的美德，內亞底斯無有不備。

哈 先生，他的定義被你下得了無遺憾了；雖說，我知道，要把他的好處過細分解起來，會把我們數字的記憶力弄的發昏，就怎麼樣追上去也無奈他的速力太快，還是趕不上。可是當真地恭維起來，我也把他當一種氣局偉大的人，他的天稟之貴重之瑰奇，要尋一個恰當的注腳，祇除非他照在鏡子裏的自己的樣子。至於別人模倣他的，不過是他的陰影罷。

病 殿下批評內亞底斯的話切當極了。

哈 這是甚麼意思？我們怎敢把這些粗雜極了的話褻瀆那位紳士呢？

病 小官不明白殿下的話。

何 對一個說法你就不能懂了嗎？你應該可以懂的，先生。

哈 你爲甚麼說起這位紳士呢？

痾 是說內亞底斯嗎？

何 [對哈傍白]他的錢包已經空了；他一切的金言都用盡了。

哈 是說他的，先生。

痾 我知道殿下很明白——

哈 不錯，我也很想做個明白人；但是實在說起來，卽算很明白也沒有甚麼好處。那麼，明白甚麼呢？

痾 很明白內亞底斯的長處——

哈 我不敢說知道，否則便有和他比長較短的嫌疑；但是，想要充分知道別人先要知道自己。

痾 小官的意思是說他的武器。據一般的評論說他關於此道簡直是天下無雙。

哈 講甚麼武器呢？

痾 是講小刀和短劍。

哈 那是他兩種武器；可是怎麼樣？

痾 國王陛下把六隻吧吧黎的好馬和他打賭；聽說他也拏出六柄法國製的刀劍作抵，還附着全套的帶子鉤子之類。講到那三個懸垂機真值得人家的嘆賞，樣式既和劍柄異常調和，而手工之精巧，花樣之雅致又真是天下一品。

哈 你所說的懸垂機是甚麼東西？

何 〔對哈傍白〕我知道您要參考註解纔懂得這句話。

痾 所謂懸垂機者便是劍鉤。

哈 若是我們的腰上能掛着兩尊大礮的時候，你那句話或者更切近事實些；不過現在還是做劍鉤解的好。可是又怎麼樣：六匹吧吧黎的好馬對六柄法國的刀劍，還附着一個極精美的懸垂機；那麼是法國和丹麥打賭了。你怎麼說「作抵」呢？

痾 回殿下，國王想看殿下和內亞底斯比試劍術。陛下知道內亞底斯於十二合中間不能勝殿下三回：所以這次打賭祇是十二對九的賭；若蒙殿下允諾的時候就請立時比賽。

哈 我若是不願意去時又怎麼樣？

痾 回殿下，小官是說請殿下去比試劍術。

哈 先生，我祇在這大廳上散步；若是陛下合意的時候，此刻正是我一天中間運動的時間；祇要你們把練習劍擊來，祇要那位紳士願意，祇要國王的意思不變，我總盡力而為地勝他；若是不能勝他，也不過臉上不好看，身上挨他幾下罷。

痾 小官就是這樣回國王去嗎？

哈 你還要潤色一些話時也祇由你。

癆 我推薦我的忠順於殿下。

哈 不敢當，不敢當。〔癆斯利克下場〕他當然祇好自己推薦自己；誰還替他推薦哩。

何 這夏鷄頭上還沒有脫殼偏會走哩。

哈 這種人是要對奶子行了禮纔吸他的。他一以及這個渣滓時代所最愛重的鴉雀們——不過學了一些的時髦的腔調和交際場中一些表面的規矩；這種泡沫似的剽竊學問，偏挾起他們一層層偷過盤查最緊的輿論的關卡；可是你祇要試試把他一吹，那肥皂泡兒就要破了。

貴紳登場。

貴紳 殿下，剛纔陛下差少癆斯利克來傳述陛下的意思，據他回陛下的話，說殿下在大廳相等；現在陛下又命我來問殿下不知依然有沒有意思和內亞底斯比試，或是要不要延期。

哈 我的意思是不會變的；祇看陛下的意思如何。他說可以的時候，我這裏總無有不可的；現在也好，任甚麼時候都好，祇要我像現在這樣的強健。

貴紳 國王國母和其餘的人都望這裏來了。

哈 來得正好。

貴紳 國母陛下想您在比賽之前對內底亞斯說幾句優美的應酬話。

哈 敬領她的教訓。

〔貴紳下場。〕

何 殿下，我恐怕您要賭輸哩。

哈 不見得。自從他到法國去了之後，我也日夜不斷地磨練着哩；你看我大大地贏他。不過我的心裏今天怎麼這樣不舒服；可是，要甚麼緊。

何 如何不舒服呢，殿下，——

哈 這有甚麼道理；有也祇好惹起婦人女子的疑懼罷。

何 若是您的心不願意的時候，那還是服從他的好。我可以去止住他們的準備，就說您身體不快。

哈 沒有甚麼，我不信兆頭！那怕死一隻麻雀都有一種特別的天命。現在要來，將來便不會來；將來不來，現在便會來；卽算現在不來終久是要來的；凡事最好是聽天由命。既然沒有一個人知道他所殘留的生活是一種甚麼生活，趁這時候死了又有甚麼可悲呢？不要管罷。

王，后；內底亞斯，貴紳們；勃斯利克，及攜練習劍的侍從等登場。

王 來，哈孟雷特，和他握手。

〔王把內亞底斯手放在哈孟雷特手內。〕

登 老兄，請你原諒我罷：我昨天很對不住你；但是你既然是一個紳士，便請你原諒我。在座的諸公都知道的，光景你也聽見過的，我不知道被劇烈的瘋病害得好苦。我如有粗魯魯地激發了你的性子，傷了你的名譽心，引起了你的憤慨的事，我現在在這裏宣言那都是我的癡狂所致。哈孟雷特會得罪內亞底斯嗎？哈孟雷特決不會。若是哈孟雷特迷失了他自己，就是他不是他自己的時候有甚麼得罪內亞底斯的地方，那麼並不是哈孟雷特做的；哈孟雷特否認是他做了。然則，是誰做的呢？是他的癡狂做的：果然如此；可見哈孟雷特也是被得罪了的一個人；他的癡狂便是可憐的哈孟雷特的仇敵。老兄，我既然當着大眾痛悔前非，便請老兄大度包涵，祇當我是隔牆放箭誤傷了自家兄弟如何。

內 我的心裏聽了您這話很滿足，雖說他的意思在這個情形，本可以鼓勵我報警；但是講到我的名譽問題，我可要站遠些，若不憑着幾個年高德茂的老前輩，講出一個取和的理由和前例來，使我的名字不受損傷，我是不肯和解的。但是我姑且把您贈我的友愛當作友愛拜領着，不敢

辜負殿下的好意。

哈 我很願意接受你的回答，我們可以光明磊落地和兄弟一樣賭起輸贏來罷。一把練習劍拿來。一來。

內 來，給一柄我。

哈 內亞底斯，我來做你的襯貼物罷；你那樣高強的手段，有我這樣拙劣的一襯貼起來，就像黑夜的明星一樣，越顯得光輝燦爛了。

內 殿下，不要見笑。

哈 我敢賭咒，不是說笑話。

王 少納斯利克，把練習劍分給他們一哈孟雷特姪兒，你知道此次的賭物嗎？

哈 知道，陛下；聽說陛下對於弱的這邊打下很重的賭呢。

王 我很放心；因為你們兩人的手段我都見過。不過他既然要高強些，朕纔叫你占些便宜。

內 這把太重了，對一把給我。

哈 這把我很喜歡。——這些劍都是一樣長嗎？

內 是一樣長的。

〔兩人作比試的準備。〕

王 那張桌上給我排幾瓶好酒。——若是哈孟雷特於第一合

第二合得勝，或是於第三合能回對手一劍，那麼叫所有的堡壘都放炮來：‘朕當舉酒慶賀哈孟雷特的前途無量；並且杯子裏還要投一顆明珠，這顆珠子比四代丹麥王的王冠上所帶的還要寶貴。給我擎幾個杯子來；叫銅鼓告訴喇叭，喇叭告訴宮門外的大礮手，大礮告訴皇天，皇天告訴后土，說「現在國王爲哈孟雷特飲酒祝福」！來，賽起來：——喂，你這個審判官，要留神看呀。

哈 來，老兄。

內 來，殿下。

〔兩人比劍。〕

哈 一下。

內 沒有。

哈 審判。

癩 一下，的確贏了一下。

內 好，再來。

王 且慢；替我斟酒。——哈孟雷特，這珠子是你的；這杯酒是替你祝福的。——

〔內面喇叭聲，大礮聲大作。〕

送這杯酒給他喝。

哈 我要決了勝負再喝；請暫時存下這杯酒一來。〔又比劍〕又

又一下；你怎麼說？

內 觸了一下，觸了一下，不錯的。

王 我們的兒子會贏。

后 他身體太胖氣喘的很；來，哈孟雷特，掣我的汗巾去，揩揩你的額頭；娘代你飲乾這杯酒，祝你的幸運。

哈 多謝母親，——

王 哲特魯特，不要喝。

后 陛下，我要喝；請您恕我。

王 〔傍白〕那是毒酒；咳，悔不及了。

哈 母親，我現在還不能喝；待一會再喝。

母 來，讓我替你揩面。

內 陛下，現在看我刺他。

王 不見得你能刺他。

內 〔傍白〕可是還有一點問良心不過。

哈 來，打第三合，內亞底斯，你不要隨便；我請你，祇管放猛些刺來；我恐怕你和我兒戲哩。

內 既是那樣說，那麼來。

〔交手。〕

痾 沒有勝負。

內 着！

〔內傷哈於是混戰，他們互易短劍，哈又傷內。〕

王 把他們分開；他們打的興奮起來了。

哈 喂，再來。

〔用中毒將倒。〕

猶 你們看王后怎麼樣了，喇！

何 他們倆人都受了傷。——怎麼樣了，殿下？

猶 怎麼樣了，內亞底斯？

內 有甚麼，不過像山鷄落入自己的穿套裏一樣，痾斯利克；
我正死在我自己的毒手裏。

哈 王后怎麼樣了？

王 他看見你們的血戰嚇昏了。

后 不是，不是，這杯酒，這杯酒，——啊，我親愛的哈孟雷特，這杯酒，這杯酒！——我被毒死了。〔死去。〕

哈 阿，陰謀！——喇！快關門！有叛逆！快尋出人來！

內 就在這裏，哈孟雷特。哈孟雷特，您已經被刺了；世界上沒有可以救你的藥，您的生命保不了半點鐘了：這陰謀的器具就在您的手中間，開了口，塗了毒藥。這種卑劣的計策報應在我身上了；您看，我睡倒在這裏，永遠莫想再起來了。您的母親也被毒死了；我已經不能再說

話了，一這國王一這國王便是罪魁禍首。

哈 這劍尖上也塗了毒藥！——那麼，毒藥，你拏出本事來！

〔劇王。

大衆 叛逆！叛逆！

王 啊，朋友們，你們還要來保護我；我不過受了一點微傷。

哈 來，你這亂倫的，謀殺的，墮地獄的丹麥王，你快把這杯毒藥喝乾！這就是你給我的珍珠嗎？你隨我的母親一路去！

〔王死。

內 這是應該的；那是他自己調的毒藥。——高貴的哈孟雷特，我們互相寬恕罷；我和我父親之死也怨不得您，您之死也怨不得我。

〔死去。

哈 上帝恕你的罪！我馬上就同你去。——我是死了，何勒淑。——可憐的王后，少陪了！——你們這些做這慘劇中間的啞子或觀客，嚇得面如土色，渾身發抖的諸位啊，若是天假我以數時間——因為這個殘忍的軍曹「死」，捉拏得我好緊——啊，我也有許多話要告訴你們——可是也不必說了。何勒淑，我是死了；您要活着；把我和我復仇的原因源源本本報告那些不知我的人。

何 我終不成信您的亂命。我雖生長丹麥，却慕古羅馬的人

遺風：這里還剩了些毒酒。

哈 您若是一個男子，便把杯子給我：放手；率性都讓我都喝了罷。——阿，上帝！——何勒淑，這件事若是這樣不明不白地傳下去，你看我負好重的惡名，所以你現在死不得！您若是真有念我之心，姑且遠離極樂的幸福，在這個嚴酷的世界還辛辛苦苦多活幾年，把我的故事告訴人家。——

〔內面遠遠聞進軍之樂，又隱隱進軍。〕

這種豪壯的聲音是那裏來的？

癩 少華廷普拉斯，從波蘭凱旋，這雄大的禮噐是接英國使節的。

哈 啊，我要死了，何勒淑；這激烈的毒藥使我的心力全然衰歇了。我不能活着聽英國來的新聞了；但是我可預先選定華廷普拉斯繼承丹麥的王位：這是我臨死的命令；你可以把這個命令和這件事的顛末，一五一仟地告訴他。——阿，其餘都是沉默。 [死。]

何 現在破碎了一個高貴的心了。——祝您晚安，可愛的王子，願天使們唱歌送您安息去！那銅鼓的聲音怎麼向這裏來了。

〔內作進軍之樂。〕

華廷普拉斯，英國使節，及其他登場。

華 在甚麼地方？

何 你們想看甚麼？若是要看可驚可慘的光景還待尋覓嗎？

華 這屍山血海分明是大破壞的象徵一啊，驕縱的死神！你那永劫的廚房裏辦甚麼筵席，在得這樣悽悽慘慘地一槍打死這樣多的貴人？

使節 1 這景象悽慘極了；我從英國奉使貴邦來的太遲了：我們來此想告訴他羅岑克蘭燕和吉爾登斯坦兩人已經照着他的命令處死了。但是聽這個報告的耳朵已經沒有知覺了，我們到是去討謝禮呢？

何 卽算他不死你也休想從他的口裏討一個謝字；他並沒有發過處死他們的命令。但是既然，正當這慘劇發生的時候，您從波蘭戰地，您從英國，同時辱臨敵邦，那麼叫人把這些遺骸高高地安放在壇上；讓我把這件事情的顛末講給那不知道的人聽：你們可以聽見那邪淫殘暴，逆天背理的行爲，可以聽見那意外的決斷，和偶然的殺戮，可以聽見那由狡猾和逼迫所激成的死亡，和最後詭謀失敗，發明者之自受其禍。這一切的原因我都能真真確確地告訴各位。

請趕快告訴我們罷，並且去請那些極高貴的紳士們都來

聽聽。至於我呢，雖在哀傷之中不妨抱着運命幹一下；我於這個王國本有多少舊緣，現在引起我要求我的權利。

何 關於那事我還有要代傳的命令，這命令是從永不會發聲的口裏發出來的；但是先把這件事做好再說，這時人心洶洶，猶恐又以陰謀誤解的緣故惹出禍來。

華 叫四個隊長把哈孟雷特，像軍人一樣，抬到壇上去；因為他若使當國，不難為蓋世的英主；今為世子的長逝，當以軍樂軍禮高聲替他舉哀。——把遺骸抬起，——像這種光景竟變成戰場了，不過這裏比戰場還要悽慘些罷——去，教兵士放礮舉哀。

[奏哀悼的進引曲，大衆，抬着死骸一同過場。

旋開礮聲隆隆然。

——哈孟雷特全劇終——

1912
Sep. 9 1944
H. H. Liao

1950. 5. 26. 藝

新文藝叢書

本叢書由徐志摩先生主編，所選各稿，無論譯述與創作，均經過徐先生詳細的校閱，取材嚴格，文字優美。其主旨在供給一般愛好文藝的人們一種良好的讀物。已出版下列各種：

少 女 書 簡	一 個 女 人	口 供	休 息	珊 拿 的 邪 教 徒	波 多 萊 爾 散 文 詩	輪 盤	一 幕 悲 劇 的 寫 實	結 婚 集	日 本 現 代 名 家 小 說 集	旅 店 及 其 他
夏忠道著 一冊三角半	丁玲女士著 一冊三角半	郭子雄著 一冊三角半	王實味著 一冊二角半	王實味譯 一冊五角	邢鵬舉譯 一冊六角	徐志摩著 一冊六角	胡也頻作 一冊五角	梁實秋譯 一冊五角	查士元譯 一冊五角	沈從文作 一冊五角

中 華 書 局 發 行

精裝一百冊



中華百科辭典

定價八元

本書是舒新城先生費十年光陰集十數同志隨時隨地從各方面估量青年及一般社會應具之常識，釐訂綱目，搜集材料，從事編輯而成。全書共一千六百餘頁二百萬言：凡關於政治、社會、教育、經濟、文學、藝術、數理、哲學等科學術語以及社會流行名詞，無不盡量搜羅，詳加解釋。其日常應用之名詞無須詳釋者，則列為圖表，附錄於後。塞中等學生及一般青年修學治事必備的常識大全。

▲專科詞典

中國教育辭典 精裝一冊 七元五角

余家菊等編

中外地名詞典 精裝一冊 二元五角

丁管盒葛綏成編

數學詞典 精裝一冊 三元

倪德基鄧啟琦編

理化詞典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陳英才楊立俊彭世芳符鼎升陳映璣王烈編

博物詞典 精裝一冊 三元

王烈彭世芳陳映璣編

中華書局發行

其
雄
得
合
孟
留
特

魯
王

5 2.7.6

